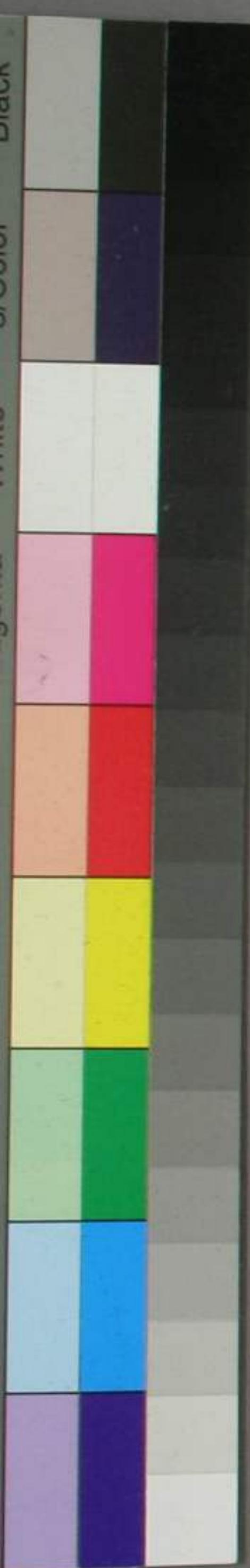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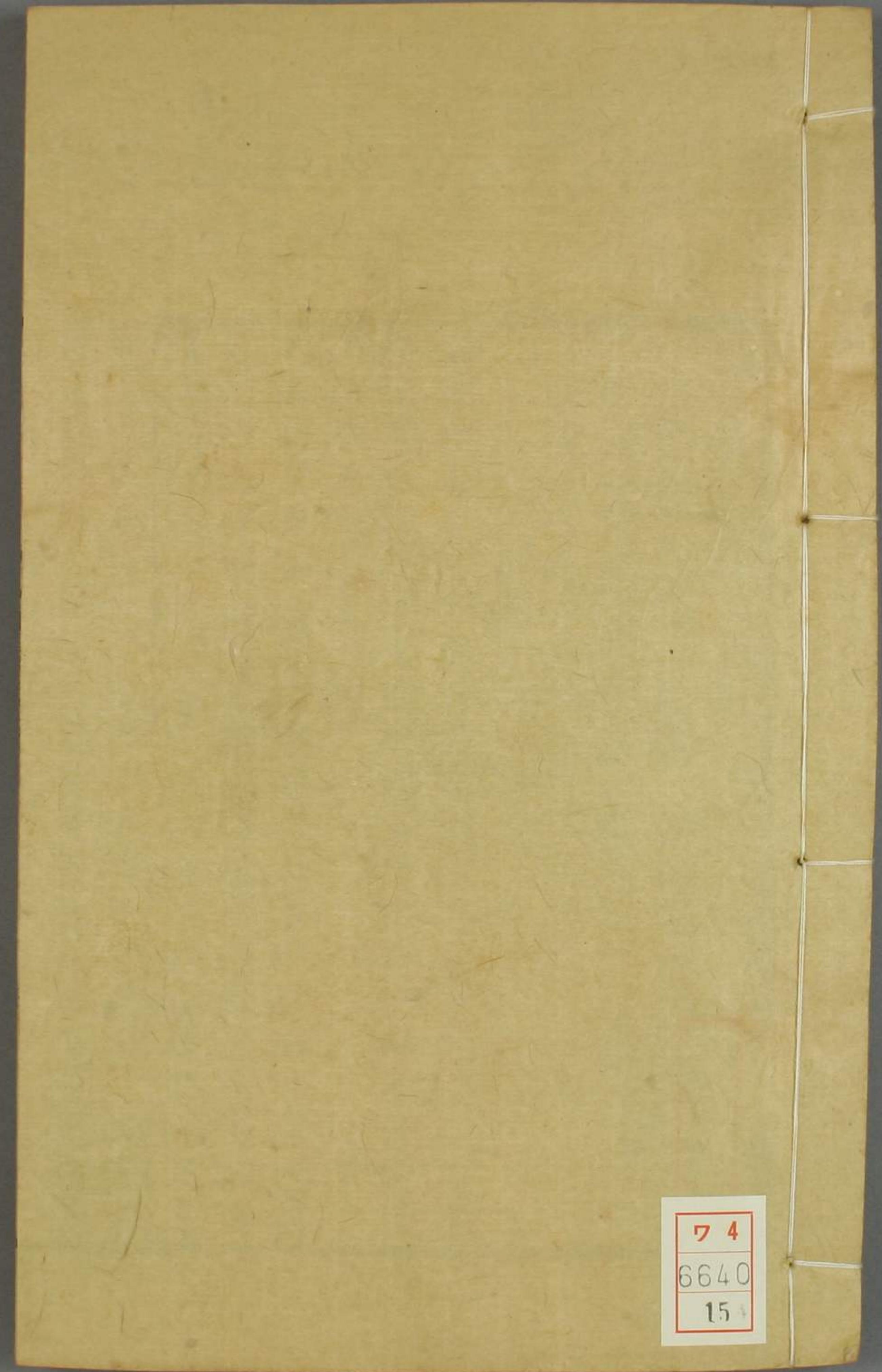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74  
6640  
15



74  
6640  
15



五禮通考卷第三十九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霍鄴鹽運使德水盧見曾

李太保總纂纂修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叡

吉禮三十九

方丘祭地

宋史禮志北郊宋初方丘在宮城之北十四里以夏至  
祭皇地祇別爲壇于北郊以孟冬祭神州地祇建隆以  
來迭奉四祖崇配二壇

文獻通考宋制夏至祭皇地祇孟冬祭神州地祇遂爲  
大祀南郊親祀昊天上帝則併設皇地祇之位南郊四  
祭冬至圜丘  
正月上辛祈穀  
孟夏雩祀  
季秋大享及感生帝皇地祇神州地祇凡七  
祭並以四祖迭配太祖親郊者並以宣祖配太宗卽位  
其七祭但以宣祖太祖更配方丘在宮城北十四里常

以夏至祭皇地祇別爲壇于北郊以孟冬祭神州地祇  
真宗景德三年四月太常寺言神州壇遺中有坑塹及  
車馬之迹又兩遺步數迫隘不合禮文望令改擇壇位  
及依令式封標諸壇外遺禁人耕墾樵牧奏可卽徙壇  
于方丘之西焉

四年正月以朝陵遣工部尚書王化基詣汾陰后土  
祠致祭用太一祠禮

汾陰后土漢武帝元鼎中所立睢上祠宣帝元帝成  
帝後漢光武唐元宗皆親祭是後曠其禮開寶九年  
徙廟稍南是年始遣使致祭其後又詔自今凡告天  
地仍詣祠告祭命禮官考定衣冠制度令有司條製  
遣奉上

宋史樂志景德祀皇地祇三首

降神靜安 至載厚德陟配天長沈潛剛克廣大無  
疆資生萬物神化含章同和八變神靈效祥

奠玉幣酌獻嘉安 於昭祀典政享坤儀備物咸秩  
柔祇格思功宣敏樹日益鴻禧持載品彙率土攸宜  
送神靜安 妙用無方倏來忽逝蠲潔寅恭式終禋

瘞

宋史真宗本紀天中祥符三年六月庚戌河中府父老  
千餘人請祀后土不許七月辛丑文武官將校等三上  
表請祀汾陰后土八月丁未朔詔明年春有事于汾陰  
州府長吏勿以修貢助祭煩民戊申陳堯叟爲祀汾陰  
經度制置使己酉王旦爲祀汾陰大禮使王欽若爲禮  
儀使庚戌詔汾陰路禁弋獵不得侵占民田如東封之  
制

文獻通考有司定制玉冊金玉匱度廟庭擇地爲塗  
中置石匱匱方五尺厚二尺中容玉匱刻金繩道三  
闊一寸深五分繫繩處刻深四寸方三寸五分容天  
下同文寶俟祀畢太尉奉玉匱置其中將作監領徒  
舉石覆之石厚一尺繫繩填泥印寶悉如社首封礪  
之制皇帝省視訖加蓋其上封固爲小壇廣厚五尺  
從之九月經度制置使詣壇上築壇如方丘之制廟  
北古雙柏旁有堆阜卽就其地焉十月禮儀使王欽  
若言準儀注祀畢太尉封玉冊于廟庭石匱百官班  
于庭中皇帝謁廟禮畢至石匱南北向省視

大中祥符四年春正月辛巳詔執事汾陰懈怠者罪勿  
原乙酉習祀后土儀丁亥將祀汾陰謁啟聖院太宗神  
御殿普安院元德皇后聖容二月辛酉祀后土地祇是

夜月重輪還奉祇宮紫氣四塞

文獻通考四年正月丁酉備鑾駕出京師二月丙辰  
至奉祇宮戊午致齋召近臣登延慶亭南望仙掌北  
瞰龍門自宮至雁丘列植嘉樹六師環宿行闕旌旗  
袞幕照耀郊次眺覽久之已未遣入內都知鄧永遷  
詣祠上衣服供具庚申羣臣宿祠所辛酉具法駕詣  
雁壇夾路設燎火其光如晝盤道紆曲周以黃麾仗  
至壇次服袞冕登壇祀后土地祇備三獻奉天書于  
神座之左以太祖太宗並配悉如封禪之禮先是雁  
上多風及行禮頓止黃氣繞壇月重輪眾星不見唯  
大角光明少頃改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輦詣廟設登  
歌奠獻省封石匱遣官分奠諸神登鄆丘亭望河汾  
還行宮鼓吹振作紫氣四塞觀者溢路民有扶老攜

幼不遠千里而至者王戊御朝觀壇肆赦是行塗中

屢有甘澍之應皆夕降晨霽從官衛兵無霑服之患

又農事方興耕民懼忻相屬三月駐蹕西京四年詔

睢上后土廟宜上額爲太甯正殿

文獻通考慶厯時夏至祭皇地祇用犧羊豕各一白其  
後禮官馮浩言皇地祇壇角再成面廣四丈九尺東西  
四丈六尺上等高四尺五寸下等高五尺方五丈三尺  
陛廣三尺五寸大抵卑陋不應禮典禮院請如唐郊祀  
錄增廣因詳制度之未合禮者五年諸壇皆改嘉祐配  
位七十一加羊豕各五諫官司馬光奏告大行謚號于  
圓丘而皇地祇止于望告下同賜食失尊卑之序下禮  
院定非次祭告皇地祇請差官就壇行事

景祐二年詔有司孟冬祭神州地祇遣內臣降香春秋

宋史樂志景祐夏至祀皇地祇三首

太祖奠幣恭安 赫矣旂耀仰載帝基一戎以定萬

國來儀寅恭潔祀博厚皇祇威靈攸在福祿如茨

酌獻英安 不命惟皇萬物咸覩卜年邁周崇功冠

禹有煜炎精大昌聖祚酌鬯祈年永錫繁祐

文獻通考慶厯用羊豕各五正配山罍簠簋二皇祐定

壇高三尺廣四十八步四出陛

宋史樂志熙甯祀皇地祇十二首

迎神導安 昭靈積厚混坤輿配天作極陰慘陽

舒齊明薦享百福其儲庶幾來止風馬雲車

升降靖安 有來穆穆臨此方丘其行風動其止霆

收躬事匪懈豐盛潔羞百昌咸殖允矣神休

奠幣釐安 純誠昭融芳美嘉薦肅將二精以享以  
奠休光四充靈祇來燕其祥伊何永世錫羨

太祖肇安 於皇烈祖維帝所興光輝宗祀如日之  
升告靈作配孝享蒸蒸錫茲祉福百世其承

司徒奉俎承安 我修祀事于何致誠罔敢怠佚視  
茲硕牲納烹薦俎侑以和聲格哉休應世濟皇明  
酌獻和安 猗嗟富媼博厚含宏發榮敷秀動植茲

豐爰酌茲酒肸蠁交通眾祥萃止垂祐無窮

太祖侑安 光大含弘坤元之力海宇咸甯列祖之  
德作配方壇不僭不忒子孫其承毋替厥則

飲福禔安 載登壇阼載酌尊彝牲酒嘉旨福祿純

熙其福惟何萬物咸宜其祿維何永承神禧

退文舞迎武舞威安 雍雍肅肅建我采旄舞以玉

戚不央不敷其將其肆脾膾嘉肴何以侑樂鐘鼓管

簫

亞終獻儀安 折俎在籩蔽羹在豆何以酌之酒醴

是侑何以錫之貽爾眉壽何以格之永爾康阜

徹豆豐安 曜我黼黻履舄接武鏘我珩璜降升圉

圉其將徹兮旣曰不侮其終徹兮恭飲惟主

送神阜安 神兮來下享此苾芬酌獻雍雍執事孔

勤神之還矣忽乘飛雲遺我祺祥物象忻忻

常祀皇地祇五首

迎神甯安八變 坤元之德光大無疆一氣交感百物

阜昌吉蠲致享精明是將介茲景福鼎祚靈長

升降正安 禮經之重祭典爲宗上公攝事升降彌

恭庶品豐潔令儀肅雍百祥萃止維吉之從

常祀皇地祇五首

迎神甯安八變 坤元之德光大無疆一氣交感百物

奉俎豐安 禮崇禋祀神鑒孔明牲牷博腯以魚以  
烹馨香蠲潔品物惟精錫之純嘏享茲至誠  
退文舞迎武舞威安 進旅退旅載揚干揚不愆于  
儀容服有章式綏式侑神保是聽鼓之舞之神永安  
甯

送神迎安 物備百嘉樂周八變克誠是享明德斯  
薦神鑒孔昭蕃禧錫羨回馭飄然邈不可見

宋史禮志神宗元豐元年二月郊廟奉祀禮文所言古  
者祀天于地上之圓丘在國之南祭地于澤中之方丘  
在國之北其牲幣禮樂亦皆不同所以順陰陽因高下  
而事之以其類也由漢以來乃有夫婦共牢合祭天地  
之說殆非所謂求神以類之意本朝親祀上帝卽設皇  
地元位稽之典禮有所未合遂詔定更改以聞于是陳

襄王存李清臣張璪黃履陸佃何洵直楊完等議或以  
當郊之歲冬夏至日分祭南北郊各一日而祀徧或以  
圜丘之旁別營方丘而望祭或以夏至盛暑天子不可  
親祭改用十月或欲親郊圜丘之歲夏至日遣上公攝  
事于方丘議久未決

三年翰林學士張璪言先王順陰陽之義以冬至祀天  
夏至祀地此萬世不可易之理議者乃欲改用他月無  
所據依必不得已宜卽郊祀之歲于夏至之日盛禮容  
具樂舞遣冢宰攝事雖未能皆當于禮庶先王之遺意  
猶存焉于是禮官請如璪議設宮架樂文武二舞改製  
樂章用竹冊匏爵增配帝犧及捧俎分獻官廣壇墳齊  
宮修定儀注上之既而曾肇言今冬至若罷合祭而夏  
至又以有司攝事則不復有親祭地元之時于父天母

地之義若有隆殺請遇親祀南郊之歲以夏至日備禮  
躬款北郊以存事地之義

曾鞏傳弟肇字子開同知太常禮院太常自秦以來  
禮文殘闕先儒各有臆說無所稽據肇在職多所釐  
正親祀皇地祇于北郊蓋自肇發之異端莫能奪其  
議

四年四月乃詔親祀北郊並以南郊之儀有故不行卽  
以上公攝事

六年禮部太常寺上親祀儀並如南郊其攝事唯改舞  
名及不備官其邊豆樂架玉幣之數盡如親祠是歲十  
一月甲辰冬至祀昊天上帝以太祖配始罷合祭不設

皇地元位

黃履傳改崇政殿說書兼知諫院神宗嘗詢天地合

祭是非對曰國朝之制冬至祭天圜丘夏至祭地方  
澤每歲行之皆合于古猶以有司攝事未足以盡于  
是三歲一郊而親行之所謂因時制宜者也雖施之  
方今爲不可易惟合祭之非在所當正然今日禮文  
之失非獨此也願敕有司正羣祠爲一代損益之制  
詔置局詳定命履董之北郊之議遂定

哲宗初立未遑親祠有司攝事如元豐儀

元祐五年夏至祭皇地元命尚書右丞許將攝事將言  
王者父天母地三歲冬至天子親祠徧享宗廟祀天圜  
丘而夏至方澤之祭乃止遣上公則皇地元遂永不在  
親祀之典此大缺禮也望博詔儒臣講求典故明正祀  
典爲萬世法禮部尚書趙彥若請依元豐所定郊祀之  
歲親祀方丘及攝事已合禮之正更不須聚議禮部郎

中崔公度請用陳薦議仍合祭天地從祀百神復詔尙書侍郎兩省及侍從臺諫禮官集議于是翰林學士顧臨等八人請合祭如故事俟將來親祠北郊則合祭可罷宋興一祖六宗皆合祭天地其不合祭者唯元豐五年一郊耳去所易而就所難虛地元之大祭失今不定後必悔之吏部侍郎范純禮等二十二人皆主北郊之議中書舍人孔武仲又請以孟冬純陰之月詣北郊親祠如神州地元之祭彭汝礪曾肇復上疏論合祭之非文多不載

九月三省上顧臨等議太皇太后曰宜依仁宗皇帝故事呂大防言諸儒獻議欲南郊不設皇地元位于祖宗之制未覩其可范百祿以圜丘無祭地之禮記曰有其廢之莫可舉也先帝所廢稽古據經未可輕改大防又言先帝因禮文所建議遂令諸儒定北郊祀地之禮然未經親行今皇帝臨御之始當親見天地而獨不設地元位恐亦未安況祖宗以恩霈四方慶賚將士非三歲一行則國力有限今日宜爲勉行權制俟北郊議定及太廟享禮行之未晚太皇太后以大防之言爲是而蘇頌鄭雍皆以古者人君嗣位之初必郊見天地今皇帝初郊而不祀地恐未合古乃下詔曰國家郊廟特祀祖宗以來命官攝事唯三歲一親郊則先享清廟冬至合祭天地于圜丘元豐閒有司援周制以合祭不應古義先帝乃詔定親祀北郊之儀未之及行是歲郊祀不設皇地元位而宗廟之享率如權制朕方修郊見天地之始其冬至日南郊宜依熙甯十年故事設皇地元位以嚴並況之儀厥後躬行方澤之祀則修元豐六年五月

之制俟郊禮畢集官詳議典禮以聞十一月冬至親祠南郊遂合祭天地而詔罷飲福宴

七年帝初郊合祭地祇于圜丘

八年禮部尚書蘇軾復陳合祭六議令禮官集議以聞已而下詔依元祐七年故事合祭天地于南郊仍罷集

議

文獻通考紹聖元年以右正言張商英言先帝制詳定禮文所謂合祭非古據經而正之元祐之臣乃復行合祭請再下禮官議御史中丞黃履謂南郊合祭因王莽詔事元后遂躋地位同席共牢迨先帝親郊大臣以宣仁同政復用莽意合祀瀆亂典禮帝以詢輔臣章惇曰北郊歲謂之社黃履曰郊者交于神明之義所以天地皆稱郊社者土之神耳豈有祭大祇亦可謂之社乎乃

以履奏送禮部太常寺權禮部侍郎盛陶太常丞王誼等言宜用先帝北郊儀注以時躬行罷合祭禮三省言合祭既非禮典但盛夏祭地必難親行詔令兩省臺諫禮官同議可以親祀北郊然後可罷合祭之禮曾布言天地宗廟四時皆有祭未聞盛夏可以廢祭祀也若謂議可以親祀北郊然後可議罷合祭則先帝罷合祭爲不當矣四月翰林學士錢勰刑部侍郎范純禮議先帝親祀之詔所宜遵守但當斟酌時宜省去繁文末節以行親祠之禮若謂盛夏難于出郊則姑從權變禮以循祖宗故事吏部侍郎韓宗師兵部侍郎王古殿中侍御史井亮采監察御史常安民又以南郊合祭當循祖宗舊制權戶部侍郎李琮以乘輿出郊暑雨不常合祭權宜亦難輕罷太常博士傅楫以事天地不可以暑暘廢

大禮給事中虞策權給事中劉定中書舍人盛陶太常少卿黃裳請用十月親祭皇地祇于北郊吏部侍郎豐稷請于夏至前三日皇帝致齋于文德殿遣官奏告太廟至日五鼓詣北郊齋殿質明行事禮畢還宮不甚炎溽若遇陰雨大慶殿可陳望祭之禮起居舍人葉祖洽謂北郊之禮主于事地而太廟景靈宮自可差官攝事皇帝致齋于文德殿前事一日夙興至郊外齋宮次日五鼓行事質明禮畢還內則是乘輿宿外不過一日無憚暑之虞于理爲可戶部尚書蔡京禮部尚書林希翰林學士蔡卞御史中丞黃履工部侍郎吳安持祕書少監晁端彥侍御史翟思殿中侍御史郭知章正言劉拯監察御史黃慶基董敦逸等請罷合祭天地自後間因大禮歲以夏至之日親祀北郊其親祠北郊之歲更不

親祀南郊明年乃詔罷合祭自今閒因大禮之歲以夏至之日躬祭地祇于北郊應緣祀事儀物及壇壝道路帷宮等宜令有司參酌詳具以聞蓋用蔡京等議然北郊親祀終帝世未克舉云

權禮部侍郎黃裳等言南郊用大駕鹵簿儀仗二萬六十一人明堂祫享用法駕計一萬八千八十八人今親祠北郊備物則當用大駕如以盛暑之月稍減煩文卽依明堂禮用法駕鹵簿詔依南郊用大駕鹵簿

又言南郊朝祭服皆以羅綾爲之今北郊盛暑之月難用祫服謹案月令孟夏初衣暑服孟冬始裘欲依袞冕制度改用單衣從之

宋史哲宗本紀紹聖三年春正月戊午詔罷合祭閒因

大禮之歲夏至日躬祭地祇于北郊六月乙酉立北郊  
齋宮于瑞聖園

元符元年春正月甲戌幸瑞聖園觀北郊齋宮  
文獻通考元符元年帝幸瑞聖園觀新城北郊齋宮故事郊宮悉設以幕壻其費不貲上命繕營不日而成曰三歲一郊次舍之費縑帛三十餘萬工又倍之易以屋室一勞永逸所省多矣

徽宗崇甯元年禮部尙書黃裳言南郊壇十二龕壙中布列從享星位具載其名凡三百三十有八至于北郊第以岳鎮海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目別以四方寘于成墳而不列其名雖從享于大祇莫非山澤而何者來格今茲講行北郊大禮尙未論著是爲闕典乞令太常寺丞陳暘考其名位取其可以從祀者詳具以聞列于成墳從之

二年禮部員外郎陳暘奏臣聞天一與地六合而生水于北其神元冥地二與天七合而生火于南其神祝融天三與地八合而生木于東其神句芒地四與天九合而生金于西其神蓐收天五與地十合而生土于中其神后土蓋地乘陰氣播五行于四時當有帝以爲之主必有神以爲之佐也五行之帝既從享于南郊第一成則五行之神亦當列于北郊第一成矣上辛大雩帝及五時迎氣並以五人神配而不設五行之神是取小而遺大也神宗皇帝常詔地祇之祭以五行之神從享以五人神配然尙立岳鎮海瀆之間臣今欲陞之第一成又云地元之祭先儒之說有二或繫于神州皆有所經見唯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崑崙之球琳琅玕焉河圖

括象曰崑崙東南萬五千里曰神州是崑崙不過域于西北神州不過域于東南也神宗皇帝嘗詔禮官討論北郊祀典位崑崙于方丘第一成之西北位神州于第一成之東南而其上設地祇位焉崑崙神州之說雖出不經然古人有其舉之莫敢廢也特降于從享之列耳欲望明推神考詔旨列崑崙神州于從享之位又言三代而上山川之神有望秩之祭故五岳之秩視三公四瀆之秩視諸侯五岳不視侯而視公猶未極乎推崇之禮聖朝始帝五岳而王四瀆切唯天莫尊于上帝而五方帝次之地莫尊于大元而五岳帝次之神宗皇帝親祠上帝于南郊而五方帝列于第一成然則五岳帝其可尙與四鎮海瀆而並列乎今欲陞之于第一成並從之

蕙田案五行之帝卽五行之神陳陽二之非是崑崙神州旣知其不經而又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亦依違之見帝五岳而王四瀆尤非是

宋史禮志政和三年詔禮制局議方壇制度是歲新增  
咸初元豐三年七月詔改北郊圓壇爲方丘六年命禮部太常定北郊壇制哲宗紹聖三年權尚書侍郎黃裳等言南郊青城至壇所五百一十八步自瑞聖園至皇地祇壇之東壇五百五十六步相去不遠其壇係國初所建神靈顧享已久元豐間有司請地祇神州並爲方壇壇之外爲坎詔止改圓壇爲方請下有司比類南郊增飾制度除治四面稍令低下以應澤中之制詔禮部再爲詳定指畫興築至是禮制局言方壇舊制三成第

一成高三尺第二成第三成皆高二尺五寸上廣八丈下廣十有六丈夫圓壇旣則象于乾則方壇當效法於坤今議方壇定爲再成一成廣三十六丈再成廣二十四丈每成崇十有八尺積三十六尺其廣與崇皆得六六之數以坤用六故也爲四陛陞爲級一百四十有四所謂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者也爲再墳墳二十有四步取坤之策二十有四也成與墳俱再則兩地之義也齋宮大內門曰廣禋東偏門曰東秩西偏門曰西平正東門曰含光正西門曰咸亨正北門曰至順南內大殿門曰厚德東曰左景華西曰右景華正殿曰厚德便殿曰受福曰坤珍曰道光亭曰承休後又增四角樓爲定式其神位崇甯初禮部員外郎陳陽言五行于四時有帝以爲之主必有神以爲之佐今五行之帝旣從享于南郊第一成則五行之神亦當列于北郊第一成天莫尊于上帝而五帝次之地莫尊于大祇而岳帝次之今尙與四鎮海瀆並列請升之于第一成至是議禮局上新儀皇地祇位于壇上北方南向席以橐秸太祖皇帝位于壇上東方西向席以蒲越木神句芒東岳于壇第一龕東鎮海瀆于第二龕東山林川澤于壇下東丘陵墳衍原隰于內墳之內皆在卯階之北以南爲上神州地祇火神祝融南岳于壇第一龕南鎮海瀆于第二龕南山林川澤于壇下南丘陵墳衍原隰于內墳之內皆在午階之東以西爲上土神后土中岳于壇第一龕中鎮于第二龕中山林川澤于壇下中丘陵墳衍原隰于內墳之內皆在午階之西以西爲上金神蓐收西岳于壇第一龕西鎮海瀆于第二龕崑崙西山林川澤于壇下

西丘陵墳衍原隰于內墳之內皆在西階之南以北爲上水神元冥北岳于壇第一龕北鎮海瀆于第二龕北山林川澤于壇下北丘陵墳衍原隰于內墳之內皆在子階之西以東爲上神州地祇席以橐秸餘以莞席皆內向其餘並如元豐儀壇墳之制其位版之制皇地祇位板長二尺取兩地之數厚六寸取坤元用六之數廣一尺取地之成數書徽號以黃色取黃琮之義皆以金飾配位板各如天地之制又言大禮格皇地祇玉用黃琮神州地祇五岳以兩圭有邸今請二者並施于皇地祇求神以黃琮薦獻以兩圭有邸神州惟用圭邸餘不用玉琮之制當用坤數宜廣六寸爲八方而不剗兩圭之長宜共五寸並宿一邸色與琮同牲幣如之又言常祭地祇配位各用冰鑑一今親祀盛暑請增正配及從祀位冰鑑四十一並從之

文獻通考政和三年詔自今每遇冬大禮後一歲夏至祭地于方澤其儀物儀衛應奉行事悉從簡省從祭臣僚與隨駕衛士量行支賜簡而易行無偏而不舉之失以稱朕意可令禮制局裁定以聞

宋史徽宗本紀政和四年夏五月丙戌始祭地于方澤

以太祖配降德音于天下

禮志政和四年五月夏至親祭地于方澤以皇弟燕王  
侯爲亞獻越王偲爲終獻皇帝散齋七日于別殿致齋  
七日于內殿一日于齋宮前一日告配太祖室其有司  
陳設及皇帝行事並于郊祀之儀是後七年至宣和二  
年五年親祀者凡四

陸佃傳徽宗欲親祀北郊大臣以爲盛暑不可徽宗

意甚確朝退皆曰上不以爲勞當遂行之李清臣不以爲然佃曰元豐非合祭而是北郊公之議也今反以爲不可耶清臣乃止

文獻通考四年五月丙戌夏至日帝始親祭地于方澤以太祖皇帝配禮成帝親製二表遣觀文殿學士鄧洵武告于永泰陵詔以其日爲景覲節故事大禮御札皆前期六月乃降六年冬祀夏祭始同一札五使亦同日命之遂爲定制前期皇帝散齋七日于別殿致齋七日于內殿一日于齋宮舊儀侍從官設次青城內餘就草場今聽于青城附近官舍設次日給食錢更不具食祭前

一日奏告太祖皇帝室殿中監設大次于外遺西門之內道北南向小次于第二成子階之西東向設皇帝祔位于小次前東向設文武侍臣次于大次前陪祀行事官宗室及有司次于外遺南門之外設饌幔于內遺東西門之外開瘞坎于壇子階之北王地光祿牽牲詣祀所大晟陳登歌之樂于壇上稍北南向設宮架于壇北內壇之外立舞表于鄼綴之間祭前一日太史設皇地祇位于壇上南方北向席以橐秸太祖皇帝位于壇上西方東向席以蒲越神州地祇位于第二成午階席以橐秸五官神岳鎮海瀆各以其方設位于第二成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各以其方設位于壇下內壇之內皆席以莞內向奉禮郎禮直官設皇帝位版于第二成子階之西東向飲福位于壇上皇地祇神位東北南向望瘞位于瘞坎之南北向設燿火于望瘞位之西北向司尊彝帥其屬設玉幣篚于酌尊所又設籩豆簠簋之位正配位皆左十有一籩右十有一豆俱爲三行俎一在籩前二在豆右爲二重登一在籩豆間血槃一在登

之前簠一簋一在籩豆外簠在左簋在右又設尊罍之位每位太尊三著尊二犧尊象尊壺尊山尊各一尊皆有罍以東爲上尊南罍北又設篚一于第二成子階之側實以槃  
匜中爵坫二于正配尊罍之次又設內侍供奉皇帝盥

帨位于皇帝版位之前又設象尊二壺尊二在壇下子階之西俱南向東上皆加杓幕並實水又設第二成從祀每位皆左十籩右十豆俱爲三行俎二在籩豆前登一槃一神州地元  
五官神用在一槃在籩豆間簠一簋一在籩豆外簠在左簋在右爵一置于俎上內遺神位每位皆左二籩右二豆俎一在神位前爵一次之簠一簋一在爵之前簠在左簋在右登一在籩豆之間又設尊罍之位二成每方各犧尊二山尊二壇下每方設蜃尊二散尊二在神位之左蜃尊散尊外餘皆有罍副之凡尊罍皆加杓幕又

設正配位籩豆簠簋俎斗鼎各一于饌幔之內太府卿少府監帥其屬陳玉幣于篚皇地祇玉以黃琮幣以黃配帝幣亦如之神州地祇玉以兩圭有邸幣以黑五行五官五方岳鎮海瀆諸神幣各從其方色禮神之玉各置于神位前瘞玉加于幣先是郊祀尊彝籩豆簠簋之類習用前代無舉而用之祭然大備  
手詔且親祀圜壇門所考正上遠稽三代作郊廟社祀之器至是前期一日尚輦奉御進輿于垂拱殿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以出稱警蹕如常儀乘黃令進玉幣于宣德門外左輔奏請降輶升輶至齋宮明禋殿前迴輶南向左輔奏請降輶乘輿入齋殿侍衛如常儀祭日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至大次禮儀使等分立大次前有司奏請行事皇帝服袞冕以出禮儀使等前導至中壇門外殿中監跪進大圭皇帝執以入宮架儀安之樂作至午階樂止登歌樂作至第二成版位東

向立樂止禮儀使奏請有司謹具請行事宮架作甯安之樂廣生儲祐之舞八成止皇帝再拜禮儀使奏請搢大圭盥手登歌樂作帨手訖執大圭至壇樂止登歌嘉安之樂作殿中監進鎮圭皇帝搢大圭執鎮圭詣皇地祇神位前南向跪奠鎮圭于繅藉執大圭俯伏興搢圭禮儀使奏請受玉幣奠訖俯伏興再拜樂止恭安樂作詣太祖皇帝神位前西向奠圭幣如前儀禮儀使前導皇帝還版位登歌樂作至位東向立樂止禮部戶部尚書以下奉饌俎宮架豐安之樂作奉奠訖樂止皇帝再詣罍洗搢大圭盥手登歌樂作帨手洗爵拭爵訖執大圭至壇上樂止登歌光安之樂作詣皇地祇神位前搢大圭跪執爵祭酒三奠爵訖執圭俯伏興樂止太祝讀冊皇帝再拜訖登歌英安之樂作詣太祖皇帝神位前

如前儀皇帝還版位登歌樂作至位樂止皇帝還小次登歌樂作殿中監跪受大圭簾降樂止文舞退武舞進宮架文安之樂作舞者立定樂止亞獻盥帨訖作降安之樂厚載凝福之舞禮畢樂止終獻行禮如前儀皇帝詣飲福位登歌樂作至位樂止禧安之樂作皇帝再拜搢圭跪受爵祭酒三啐酒奠爵受俎尊俎受搏黍豆既奠再受爵飲福訖奠爵執圭俯伏興再拜樂止皇帝還版位如前儀禮部戶部尚書徵俎豆登歌成安之樂作卒徹樂止禮部尚書等降復位禮直官曰賜胙行事陪禮官再拜宮架甯安之樂作一成止皇帝詣望瘞位登歌樂作降自子階樂止宮架樂作至位北向立樂止禮直官曰可瘞舉燿火瘞半坎禮儀使跪奏禮畢宮架樂作皇帝出中墳門殿中監受大圭皇帝至大次樂止有

司奏解嚴皇帝常服乘大輦還齋宮鼓吹振作皇帝升御座百官稱賀皇帝降座鳴鞭殿上侍立官以次退所司放仗還內如常儀

宣和二年五月丁巳祭地于方澤 五年五月癸酉祭

地于方澤

宋史徽宗本紀政和七年五月己丑如玉清和陽宮上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徽號寶冊辛丑祭地于方澤降德音于諸路

文獻通考馬氏曰北郊之議始于元豐初至元豐六年始罷合祭元祐七年復合祭紹聖以後復罷之政和四年始親祀地祇于方澤蓋自元豐六年至宣和之末共四十二年凡十一郊唯元祐七年一次合祭及政和四年以後四次親祠方澤而已其餘六郊則

遂廢地祇之祀矣夫本以合祭爲非禮分祭爲禮至分合之議不決則廢親祠而權以上公攝事者且二十年益病其非禮而反至于廢禮以爲不當並祀于圓丘而終不能親祀于方澤則固不若一遵祖宗之法三歲並祀南郊之爲愈也要之周禮冬至圓丘夏至方澤其禮甚正亦無難行者諸儒議論所以不能以時決者其拘牽有二禮文煩縟則憚勞賞賚侵渥則憚費如陳古靈之說每遇親郊之歲一日宿太廟以告一日宿北郊以祭地一日宿南郊以祭天是欲以二祀併在一時則不至倍費矣而執禮之勞加甚如曾曲阜之說親郊之歲依古禮以夏至親祠方澤一如郊禮至冬至則舉圜丘之祀是以二禮分在二時則不至甚勞矣而賞賚之費倍增然禮文乃百王

相承之大典不可損畧而賞賚則五季姑息之弊政  
何難更張則如政和三年之詔以郊天後一歲祭地  
方澤應奉支賜務從簡省毋使有偏而不舉之失乃  
爲至論但恐當時方倡豐豫之說繁費未必能省所  
以中興之後國勢倥偬則不復能遵而行之也

蕙田案馬氏之論極中時弊至以爲不如並  
祀南郊之爲愈乃有激之詞非篤論也  
文献通考高宗紹興元年禮部太常寺討論夏日至祭  
皇地祇以太祖皇帝配正配二位每位尊爵遷豆各一  
實以酒脯鹿鶩以獻官一員行禮立冬祭神州地祇以  
太宗皇帝配于天慶觀望祭

宋史禮志紹興二年太常少卿程瑀言皇地祇當一依  
祀天儀式詔從之又言國朝祀皇地祇設位于壇之北

方南向政和四年禮局議設于南方北向令北面望祭  
北向爲難且于經無據請仍南向從之

文献通考太常寺每歲常祀夏日至祭皇地祇係于  
行在錢湖門外惠照院望祭齋宮設位行禮以太祖  
皇帝配三獻官依儀初獻係差宰執亞獻禮部尚書  
侍郎有故或闕次輪別曹長貳次給舍諫議終獻太  
常卿及禮部郎官有故或闕差北司官次輪別曹郎  
官合用禮料牲牢羊七體不腥七體羊熟十一豕熟十一羊  
鹽膾鮑魚鱸鴨餌粉養白黑形簠八稻梁各四登一大  
十有六鹽膾鮑魚鱸鴨餌粉養白黑形簠八黍稷各四豆二  
羊腥七體不腥七體羊熟十一豕熟十一羊腥  
羊腥腸胃肺羊熟腸胃肺不腥膾不熟膾  
酒明水一實益齊太尊二一實泛齊一實醴齊山尊二一實  
尊二一實沈齊一實事酒象尊二一實昔酒一實清酒以上各加罍二隻係實  
水明

紹興祀皇地祇十五首

迎神甯安函鍾爲宮  
至哉厚德物生是資直方維  
則翕闢攸宜於昭祀典致享坤儀禮罔不答神之格

思

太族爲角  
歲事方丘舊典時式至誠感神馨非黍  
稷肸蠁來臨鑒茲明德永錫坤珍時萬時億  
姑洗爲徵  
至哉坤元乃順承天厚德載物含洪八  
埏日北多暑祀儀吉蠲式昭母事敢告恭虔  
南呂爲羽  
歲事方丘情文孔時名山大澤侑祭無  
遺牲陳黝犧樂備咸池柔祇皆出介我繁禧  
盥洗正安  
於穆盛禮肅肅在宮歲事有初直于東  
榮滌濯是謹惟寅惟清祇薦柔嘉享義克誠  
升殿正安  
景風應時聿嚴毖祀用事方丘鏘鏘濟

濟升降有節三獻成禮神其格思錫我繁祉  
正位奠玉幣嘉安  
坤元博厚對越天明辰事方澤  
神惟顧歆嘉玉量幣祇薦純精錫我繁祉燕及函生  
太祖位奠幣定安  
愍祀泰折柔祇是承於赫藝祖  
道格三靈式嚴配侑厚德惟甯爰昭薦幣享于克誠  
捧豆豐安  
不答靈貺歲事方丘豆登在列登俎斯  
儔牲牷告具寅畏彌周柔祇昭格飄至雲流  
正位酌獻光安  
祇事坤元飭躬敢憚爰潔粢盛載  
嚴圭瓚清明內融嘉旨外粢介我繁釐時億時萬  
太祖位酌獻英安  
皇矣藝祖九圍是式至哉柔祇  
萬彙允殖保茲嘉邦介我黍稷酌鬯告虔作配無極  
文舞退武舞進正安  
於穆媯神婉德彼天我修愍  
祀以莫不虔肆陳時夏干羽相宣靈其來游降福綿

綿

亞終獻文安 禮有祈報國惟典常籩豆豐潔降升  
齊莊備物致志式薦累觴昭格來享自天降康

徹豆娛安 承天效法其道貴誠牲羞黃犧薦德之

馨芳俎告畢禮備樂盈旣靜旣安庶物霑生

送神甯安 至厚至深其動也剛精神默通或出其

藏神之言歸化斯有光相我炎圖萬世無疆

降神靜安 膽膽郊原茫茫寓縣畫野分疆禹功疏

奠靈祇是臻豆籩祇薦幽贊皇圖視之不見

奠玉幣酌獻嘉安 脍饗儲靈肅恭用幣鏘洋導和

洪休允契嘉氣雲蒸浹于華裔式薦坤珍聿符明世

送神靜安 獻奠云畢純嘏祁祁威靈藏用邈矣何

之

蕙田案天地分合之議莫甚于宋詳載圓丘

門

右宋祭地

金史禮志金海陵天德以後始有南北郊之制北郊方丘在通元門外當闕之亥地方壇三成成爲子午卯酉四正陞方壇三周四面三門夏至日祭皇地祇于方丘方丘儀注 齋戒祭前三日質明有司設三獻以下行事官位于尚書省初獻南面監祭御史位于西東向監禮博士位于東西向俱北上司徒亞終獻位于南北向次光祿卿太常卿次第一等分獻官司天監次第二等分獻官光祿丞郊社令太樂令良醞令廩餼令司尊彝次內墳內外分獻官太祝官奉禮郎協律郎諸執事官就位立定次禮直官引初獻就位初獻讀誓曰今年五

月某日夏至祭皇地祇于方丘所有攝官各揚其職其或不敬國有常刑讀畢禮直官贊七品以下官先退餘官對拜訖退散齋二日宿于正寢治事如故齋禁並如郊祀守墳門兵衛與大樂工人俱清齋一宿行禮官前期習儀于祠所

陳設祭前三日所司設三獻官以下行事執事官次于外墳東門之外道南北向西上隨地之宜又設饌幕于內墳東門之外道北南向祭前二日所司設兵衛各服其服守衛墳門每門二人太樂令帥其屬設登歌之樂于壇上如郊祀郊社令帥其屬埽除壇之上下爲瘞坎在內墳外之壬地祭前一日司天監郊社令各服其服帥其屬升設皇地祇神座于壇上北方南向席以稟秸又設配位神座于東方西向席以蒲越又設神州地祇神座于壇之第一等東南方席以稟秸又設五神五官岳鎮海瀆二十九座于第二等階之間各依方位又設崑崙山林川澤二十一座于內墳之內又設邱陵墳衍原隰三十座于內墳之外席皆以莞又設神位版各于座首子階之西水神元冥北岳北鎮北瀆于壇之第二等北山北林北川北澤于內墳內北丘北陵北墳北衍北原北隰于內墳外皆各爲一列以東爲上卯隣之木神句芒東岳長白山東鎮東海東瀆于壇之第二等東山東林東川東澤于內墳內東丘東陵東墳東衍東原東隰于內墳外皆各爲一列以南爲上午隣之東神州地祇于壇之第一等火神祝融南岳南鎮南海南瀆于壇之第二等南山南林南川南澤于內墳內南丘南陵南墳南衍南原南隰于內墳外皆各爲一列以西爲

上午陞之西土神后土中岳中鎮于壇之第二等中山  
中林中川中澤于內墳內中丘中陵中墳中衍中原中  
隰于內墳外皆各爲一列以南爲上酉陞之南金神蓐  
收西岳西鎮西海西瀆于壇之第二等崑崙山西林  
西川西澤于內墳內西丘西陵西墳西衍西原西隰于  
內墳外皆各爲一列以北爲上其皇地祇及配位神州  
地祇之座并禮神之玉設訖俟告潔畢權徹祭日早重  
設其第二等以下設定不收奉禮郎禮直官又設三獻  
官位于卯陞之東稍北西向司徒位于卯陞之東道南  
西向太常卿光祿卿次之第一等分獻官司天監位于  
其東光祿丞郊社令大官令廩犧合位又在其東每等  
異位重行俱西向北上又設太祝奉禮郎及諸執事位  
于內墳東門外道南每等異位重行俱西向北上設監  
祭御史二位一于壇下午陞之西南一于子陛之西北  
俱東向設監禮博士二位一于壇下午陞之東南一于  
子陛之東北俱西向奉禮郎位于壇之東南西向協律  
郎位于樂簴西北東向大樂令位于樂簴之間西向司  
尊彝位于酌尊所俱北向設望瘞位于坎之南北向又  
設牲牷位于內墳東門之外西向太祝祝史各位于牲  
後俱西向設省饌位于牲西太常卿光祿卿太官令位  
于牲北南向西上監祭監禮位在太常卿之西稍卻西  
上廩犧令位于牲西南北向又陳禮饌于內墳東門之  
外道北南向設省饌位于禮饌之南太常卿光祿卿太  
官令位在東西向監祭監禮位在西東向俱北上設祝  
版于神位之右司尊及奉禮郎帥其屬設玉幣篚于酌  
尊所次及邊豆之位正配位各左有十一邊右有十一

豆俱爲三行登三在邊豆間鉶三在登前簠一簋一各  
在鉶前又設尊罍之位皇地祇太尊二著尊二山罍二  
在壇上東南隅配位著尊二犧尊二象尊二山罍二在  
正位酒尊之東俱北向西上皆有坫加勺簋爲酌尊所  
又設皇地祇位象尊二壺尊二山罍四在壇下午陞之  
西配位犧尊二壺尊二山罍四在西陞之北東向北上  
皆有坫加簋設而不酌神州地祇位左八邊右八豆登  
一在邊豆間簠一簋一在登前爵坫一在神座前又設  
第二等諸神位每位邊二豆二簋一簋一俎一爵坫一  
內墳之內外諸神每位邊一豆一簋簋俎一爵坫一陳  
列皆與上同又設神州地祇太尊二著尊二皆有坫第  
二等諸神每方山尊二內墳內每方蜃尊二內墳外每  
方概尊二皆加勺簋又設正配位邊一豆一簋一簋一

俎三及毛血豆一并神州地祇位俎一各于饌幕內又  
設二洗于壇下卯陛之東北向盥洗在東爵洗在西並  
有罍加勺篚在洗西南肆實以巾爵洗之篚實以匏爵  
加坫又設第一等分獻官盥洗爵洗位第二等以下分  
獻官盥洗位各于其方道之左罍在洗左篚在洗右俱  
內向執爵篚者各于其後祭日丑前五刻司天監郊社  
令帥其屬升設皇地祇及配位神座于壇上設神州地  
祇座于第一等又設玉幣皇地祇玉以黃琮神州地祇  
玉以兩圭有邸皆置于匣正配位幣並以黃色神州地  
祇幣以元色五神五官岳鎮海瀆之幣各從其方色皆  
陳于篚太祝取粢玉加于幣以禮神之玉各置于神座  
前光祿卿帥其屬入實正配位邊豆邊三行以右爲上  
豆三行以左爲上其實並如郊祀登實以太羹鉶實以

和羹又設從祭第一等神州地祇之饌遷三行以右爲上豆三行以左爲上其實並如郊祀登實以太羹簠實以稷簋實以黍第二等每位左二邊栗在前鹿脯次之右二豆菁菹在前鹿鬱次之簠實以稷簋實以黍俎一羊一豕內墳內外每位左邊一鹿脯右豆一鹿鬱簠稷簋黍俎以羊艮醞令帥其屬入實酒尊皇地祇太尊爲上實以泛齊著尊次之實以醴齊犧尊次之實以益齊象尊次之實以泛齊犧尊次之實以醴齊山罍爲下實以三酒配位著尊爲上實以泛齊犧尊次之實以醴齊象尊次之實以益齊壺尊次之實以醴齊山罍爲下實以三酒皆左實明水右實元酒皆尚醞代次實從祭第一等神州地祇酒尊太尊爲上實以泛齊著尊次之實以醴齊第二等山尊實以醴齊內墳內蜃尊實以泛齊

內墳外概尊實以三酒以上尊皆左以明水右以元酒皆尚醞代之太常卿設燭于神座前

省牲器祭前一日午後八刻去壇二百步禁止行者未後二刻郊祀令率其屬埽除壇之上下司尊與奉禮郎帥執事者以祭器入設于位郊社令陳玉幣于篚未後三刻廩犧令與諸太祝祝史以牲就省位禮直官贊者分引太常卿光祿卿丞監禮監祭太官令等詣內墳東門外省牲位其祝濯滌告潔省牲饌並同郊祀俱畢廩犧令諸太祝祝史以次奉牲詣廚所晡後一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各取毛血實以豆置于饌幔遂烹牲又祝史取瘞血貯于盤

奠玉幣祭日丑前五刻獻官以下行事官各服其服有司設神位版陳玉幣實邊豆簠簋尊罍俟監祭監禮案

視壇之上下乃撤去蓋幕大樂令帥工人及奉禮郎贊  
首先人禮直官贊者分引分獻以下監祭監禮諸太祝  
祝史齋郎與執事官入自南壇東門當壇南重行北向  
西上立定奉禮郎贊拜獻官以下皆再拜訖以次分引  
各就壇陛上下位次引監祭監禮案視壇之上下訖退  
復位禮直官分引三獻官以下行事官俱入就位行禮  
官皆自南壇東門入禮直官進立初獻之左白曰有司  
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協律郎高舉笏執麾者舉麾俯伏  
興工鼓柷樂作坤甯之曲八成偃麾戛樂止俟太常  
卿瘞血訖奉禮郎贊拜在位者皆再拜又贊諸執事者  
各就位禮直官引諸執事各就其位俟太祝跪取玉幣  
于篚立于尊所諸位太祝亦各取玉幣立于尊所禮直  
官引初獻詣盥洗位樂作肅成之曲至位北向立樂止

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壇樂作肅甯之曲凡初獻升降  
皆作肅甯之曲升自卯陛至壇樂止詣皇地祇神座前  
北向立樂作靜甯之曲搢笏跪太祝加玉于幣西向跪  
以授初獻初獻受玉幣奠訖執笏俯伏興再拜興樂止  
次詣配位神座前東向立樂作億甯之曲奠幣如上儀  
樂止降自卯陛樂作復位樂止初獻將奠配位之幣贊  
者引第一等分獻官詣盥洗位搢笏盥手帨手執笏由  
卯陛詣神州地祇神座前搢笏跪太祝以玉幣授分獻  
官分獻官受玉幣奠訖執笏俯伏興再拜訖退初第一  
分獻官將升贊者引第二分獻官詣盥洗位盥手帨手  
執笏各由其陛升唯不由午陛詣于首位神座奠幣如  
上儀餘以次祝史齋郎助奠訖各引還位初獻奠幣將  
畢祝史奉毛血豆各由午陛升諸太祝迎于壇上進奠

于正配位神座前太祝與祝史俱退立于尊所進熟初獻旣升奠玉幣有司先陳牛鼎二羊鼎二于神厨各在鑊右大官令帥進饌者詣廚以七升牛羊豕自鑊實于各鼎牛羊豕各肩臂臑肫脰正脊一橫脊一長脅一短脅一代脅一共五體並列幕之祝史以局各對舉鼎有司執匕以從陳于饌幔內從祀之俎實以羊更陳于饌幔內光祿卿實以籩豆籩籩籩實以粉餈豆實以糴食籩實以稷籩實以黍實訖去鼎之局幕七加于鼎大官令以七升牛羊豕載于俎肩臂臑在上端肫脰在下端脅脅在中俟初獻還位樂止禮直官引司徒出詣饌所同薦籩豆籩籩俎齋郎各奉皇地祇神座前升自卯陛諸太祝各迎于壇上司徒詣皇地祇神座前搢笏奉籩豆籩籩次奉俎北向跪奠訖執笏俯伏興設

籩于糗餌之前豆于醯醢之前籩籩在登前俎在籩前次于卯陛奉配位之饌東向跪奠于神座前並如上儀各降自卯陛還位大官令又同齋郎奉神州地祇之饌升自卯陛太祝迎于壇陛之道閒奠于神座前左籩前訖樂止大官令進饌者降自卯陛還位禮直官引初獻官詣盥洗位樂作至位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爵洗位至位北向立搢笏洗爵拭爵以授執事者執笏詣壇樂作升自卯陛至壇上樂止詣皇地祇酌尊所西向立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初獻搢笏執爵司尊舉幕良醞令跪酌太尊之泛齊酌訖初獻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詣皇地祇神座前北向立搢笏跪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初獻執爵三祭酒于茅苴奠爵三獻奠爵皆執事者受之以興執笏俯伏興少退跪樂止舉祝官跪對舉祝版讀祝太祝東向跪讀

祝訖俯伏興舉祝奠版于案再拜興次詣配位酌尊所執事者以爵授初獻搢笏執爵司尊舉幕良醞令跪酌著尊之泛齊樂作太簇宮保甯之曲初獻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詣配位神座前東向立搢笏跪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初獻執爵三奠酒于茅苴奠爵執笏俯興少退跪樂止讀祝訖樂作就拜位拜興降自卯陛讀祝舉祝俱從樂作復位樂止次引亞獻詣盥洗位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爵拭爵授執事者執笏升自卯陛詣皇地祇酌尊所西向立執事者以爵授亞獻亞獻搢笏執爵司尊舉幕良醞令酌著尊之醴齊酌訖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詣皇地祇神座前北向立搢笏跪執事以爵授亞獻亞獻執爵三祭酒于茅苴奠爵執笏俯伏興少退再拜次詣配位酌獻如上儀

唯酌犧尊爲異樂止降復位次引終獻詣盥洗位盥手帨手洗爵拭爵以爵授執事者升壇正位酌犧尊之盃齊配位酌象尊之醴齊奠獻並如亞獻之儀禮畢降復位初終獻將升贊者引第一等分獻官詣盥洗位搢笏盥手帨手洗爵拭爵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詣神州地祇酌尊所搢笏執事者以爵授獻官獻官執爵執事者酌太尊之泛齊酌訖以爵授執事者進詣神座前搢笏跪執事者以爵授獻官獻官執爵三祭酒于茅苴奠爵俯伏興少退跪再拜訖還位初第一等分獻官將升贊者分引第二等分獻官詣盥洗位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酌尊所執事以爵授分獻官酌以授執事者進詣首位神座前奠獻並如上儀祝史齋郎以次助奠訖各引還位諸獻既畢諸太祝進徹籩豆各一小移故處樂作豐

甯之曲卒徹樂止奉禮官贊曰賜胙眾官再拜樂作一成止初送神樂止引初獻官詣望燎位樂作太簇宮肅甯之曲至位南向立樂止初在位官將拜諸太祝祝史各奉篚進諸神座前玉幣從祭神州地祇以下並以俎載牲體并取黍稷飯爵酒各由其陛降壇北諸瘞物實于坎中又以從祭之位禮幣皆從瘞禮直官曰可瘞東西六行寘土半坎禮直官贊禮畢引初獻出禮官贊者各引祭官及監祭監禮太祝以下俱復壇南北向立定奉禮郎贊曰再拜監祭以下皆再拜訖奉禮以下及工人以次出光祿卿以胙奉進監祭監禮展視其祝版燔于齋方

樂志方丘樂歌

迎神鎮甯之曲林鍾宮再奏太簇角再奏姑洗徵再瀛

奏南呂羽再奏辭同 至哉坤儀萬氣資生稱物平施流謙變盈禮修泰折祭極精誠皇靈睠永奠寰瀛

初獻盥洗太簇宮肅甯之曲 禮有五經無先祭禮

卽時中虔惟時盥洗品物吉蠲威儀濟濟錫之純嘏

來歆愷悌

初獻升壇應鍾宮肅甯之曲 無疆之德至哉坤元沈潛剛克資生實蕃方丘之儀惟敬無文神其來思

時歆薦殷

初獻奠玉幣太簇宮億甯之曲 禮行方澤文物備舉惟皇地祇昭格來下奠瘞玉帛純誠內著神保是

享陟降斯祐

司徒捧俎太簇宮豐甯之曲 四階秩儀壇于方澤

昭事皇祇卽陰以壙潔肆于祐孔嘉且碩神其福之如幾如式

正位酌獻太簇宮溥甯之曲 蘭蕪坤德物無不載柔順利貞含洪光大遵豆旣陳金石斯在四海永甯

福祿攸介

配位酌獻

配太宗也太簇宮保甯之曲詞闕

亞終獻升壇太簇宮咸甯之曲 卓彼嘉壇奠玉方澤百辟祇肅八音純繹祀事孔明柔祇感格徹豆應鍾宮豐甯之曲 修理方丘吉蠲是宜邊豆靜嘉登于有司苾芬馨香來享來儀郊儀將終聲歌徹之

送神林鍾宮鎮甯之曲 因地方丘濟濟多儀樂成八變靈祇格思薦餘徹豆神祝昭垂億萬斯年永祐

詣望燎位太簇宮肅甯之曲詞同升壇

右金祭地

續文獻通考元世祖時每歲遣使代祀后土至元五年建后土祠于太甯宮 十三年又立后土

祠于平陽之監湯

元史祭祀志成宗大德九年禮官博士奏冬至圜丘唯祀昊天上帝其方丘祭地之禮續議以聞制曰可武宗本紀至大二年十一月乙酉尚書省臣及太常禮儀院言今南郊之禮已行而未備北郊之禮尚未舉行明年夏至祀地北郊請以世祖皇帝配制可

至大三年冬十月丙午三寶奴及司徒田忠良等言曩奉旨舉行南郊配位從祀北郊方丘朝日夕月典禮臣

等議欲祀北郊必先南郊今歲冬至祀圜丘尊太祖皇帝配享來歲夏至祀方丘尊世祖皇帝配享實合祀典有旨所用儀物其令有司速備之

祭祀志三年正月中書禮部移太常禮儀院下博士擬定北郊從祀朝日夕月禮儀博士李之紹蔣汝礪疏曰案方丘之禮夏以五月商以六月周以夏五月其丘在國之北禮神之玉以黃琮牲用黃犧幣用黃繒配以后稷其方丘之制漢去都城四里爲壇四陛唐去宮城北四里爲方壇八角三成每成高四尺上闊十六步設陛上等陛廣八尺中等陛廣一丈下等陛廣一丈二尺宋至徽宗始定爲再成歷代制雖不同然無出于三成之式今擬取坤數用六之義去都城北六里于王方選擇善地于中爲方壇三成四陛外爲三壝仍依古制自外

壝之外治四面稍令低下以應澤中之制宮室牆圍器皿色並用黃其再成八角八陛非古制難用其神州地祇以下從祀自漢以來歷代制度不一至唐始因隋制以岳鎮海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各從其方從祀今盍參酌舉行

仁宗延祐元年四月丁亥太常寺臣請立北郊帝謙遜未遑北郊之議遂輟

泰定帝泰定四年特加皇地祇黃犧一將祀之夕敕送新犧鹿二唯至大三年冬至正配位蒼犧皆一五方帝犧各一皆如其方之色大明青犧夜明白犧皆一馬一羊鹿野豕各十有八兔十有二四年四月如之其犧牲品物香酒皆參用國禮而豐約不同

文宗至順二年遣祕書少監王珪代祀后土

右元祭地

五禮通考卷第三十九

五禮通考卷第四十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淮都轉運使德水盧見曾

李本寧贊纂鄭衡桐城方觀承同訂

纂修副使元和宋宗元

吉禮四十

方丘祭地

明史太祖本紀吳三年八月癸丑方丘成

春明夢餘錄太祖末卽大位之先建方丘于太平門外鍾山之陰分祀地洪武元年李善長等進方丘說曰三代祭地之禮見于經傳者夏以五月商以六月周人以夏日至禮之于澤中方丘蓋王者事天明事地察故冬至報天夏至報地所以順陰陽之義也祭天于南郊之圜丘祭地于北郊之方澤所以順陰陽之位也然先王親地有社存焉禮曰享帝于郊祀社

于國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又曰郊社所以事上帝又曰明乎郊社之禮或以社對帝或以社對郊則祭社乃所以親地也書曰敢昭告于皇天后土左氏曰戴皇天履后土則古者亦命地祇爲后土矣曰地祇曰后土曰社皆祭地也此三代之正禮而釋經之正說自鄭元惑于緯書而謂夏至于方丘之上祭崑崙之祇七月于泰折之壇祭神州之祇析一事爲二事後世宗之一歲二祭自漢武用祀官寬舒議立后土祠于汾陰睢上禮如祀天而後世又宗之于北郊之外仍祠后土元始間王莽奏罷甘泉太時復長安南北郊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地于南郊而後世又因之多合祭焉皆非禮經之正義矣由漢歷唐千餘年間親祀北郊者唯魏文帝之

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元宗之開元四祭而已宋元豐中議專祭北郊故政和中專祭者凡四南渡以後則唯行攝祀而已元皇慶間議夏至專祭地未及施行今當以經爲正夏日至親祀皇地祇于方丘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從祀上是之明史禮志壇壝之制明初建方丘于太平門外鍾山之陰方丘壇二成上成廣六尺四出陛南一丈東西北八尺皆八級下成四面各廣二丈四尺高六尺四出陛南丈二尺東西北一丈皆八級壘去壇十五丈高六尺外垣四面各六十四丈餘制同南郊有浴室瘞坎在內壘外壬地

太祖本紀洪武二年五月癸卯始祀地于方丘  
明會典二年始奉仁祖祔皇帝配享

明史禮志二年夏至祀皇地祇于方丘其儀並同圜丘  
唯迎神後瘞毛血祭畢奉牲帛祝饌而埋之與郊天異  
神位方丘洪武二年夏至正壇第一成皇地示南向  
祭器北郊同南郊 玉帛牲牢皇地示黃琮郊祀制  
帛地示黃配位白方丘黃犧配位各純犧配位天下山  
川牛一羊豕各三祝冊祝版長一尺一分廣八尺厚二  
分用楸梓木 邊豆之實以下同圜丘

明集禮神位版正位題曰皇地祇配帝題曰仁祖治皇  
帝位版並黃質金字從祀題曰五岳之神四海之神四  
瀆之神五鎮之神神位版並赤質金字 配位洪武三年  
五月二十日親祀北郊奉皇考仁祖治皇帝配 從  
祀以五岳五鎮四海四瀆四位從祀方丘 神席用龍  
椅龍案錦坐祔配位同從祀位並設于案不設席 祝

冊洪武元年五月十四日夏至親祀方丘祝文曰維洪  
武三年五月二十四日親祀方丘正位祝文曰時當夏  
至萬物咸亨用遵彝典謹率臣僚以玉帛犧齊粢盛庶  
品奉茲瘞祀皇考仁祖治皇帝配神作主尚享 配位  
祝文曰時當夏至萬物咸亨謹率臣僚恭祀皇地祇奉  
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用修典禮伏惟敬慎瞻仰示爲  
配位尚享 祭器設皇地祇太尊二著尊一犧尊一山  
罍一于壇上皆有勺有稟有坫設太尊一山罍一于壇  
下有坫有簋配帝同其從祀則設五岳四海著尊二犧  
尊二于左設五鎮四瀆著尊二犧尊二于右上帝及配  
帝邊豆各十有二簠簋各二登盤筐各一牲案各一爵  
坫各三沙池香案各一其從祀則邊豆各十簠簋各二  
牲案各一爵坫沙池香案各一 禮神之玉方丘正位

用黃琮 帛方丘正位幣仍以黃從祀幣各從方色配位帛用白 牝用黃犧二從祀岳鎮海瀆各用純色犧樂舞方丘迎神奏中和之曲奠玉幣奏肅和之曲奉俎奏凝和之曲初獻奏壽和之曲亞獻奏豫和之曲終獻奏禧和之曲徹豆奏雍和之曲送神奏安和之曲望瘞奏時和之曲其盥洗升降飲福受胙俱不奏樂祭服夏至祭地皇帝服袞冕其侍祠服亦如祀天禮酒齊正配位太尊實泛齊醴齊著尊實益齊犧尊實醕齊山罍實昔酒在壇上太尊實沈齊山罍實事酒清酒在壇下從祀著尊實醴齊益齊犧尊實事酒 染盛正配位從祀並簠實以黍稷簋實以稻粱 簠豆之實方丘正配位邊各實以鹽藁魚棗栗榛菱芡鹿脯黑餅白餅糗餌粉粢豆各實以韭菹醢醯菹青菹鹿醢芹菹兔醢豆減飽食糲食 禱位用緋同郊天禮 車旂同祀天禮執事人員設皇帝大次皇太子幙次官二人埽除壇上下官一人御史監掃除二人灑埽齋舍神厨官二人設饌幔官二人設皇地祇仁祖廟皇帝龍椅龍案從祀神席官一人設御位皇太子位官二人設燔柴官二人設分獻及文武官諸執事官版位官二人設儀仗官二人設庭燎墳燭官二人設牲榜省牲位及割牲官二人宰牲十五人掌鼎鑊視滌濯官二人協律郎一人舞士一人樂生一人舞生一人撰祝書祝官各一人讀祝兼捧祝官一人導駕官奏禮官六人導引皇太子官四人分獻官執事八人引陪祭官執事四人糾儀御史四人奉爵官六人捧幣官六人司香官六人掌祭官十二

人舉飲福案官二人進福酒官二人進俎官二人授胙執事官一人司御洗捧匝一人進巾一人司分獻罍洗各酌水二人進巾二人司御盥洗酌水一人進巾一人司分獻盥洗位酌水一人進巾一人司御酒尊所官一人司分獻酒尊所各二人進正配位饌官六人舉案齋郎十二人舉從祀饌案四十八人陳設設皇帝大次于外墳之東其禮亦準祀天之儀于祀前一日有司埽除壇上下開瘞坎設皇太子幕次于夫次之右祭前一日設省牲位于內墳之東門外設樂縣于壇下之南設正位于壇第一層之北正中配位于壇上之東設五岳五鎮四海四瀆位于壇第二層五岳四海在東五鎮四瀆在西設正配位著尊于壇上設尊于壇下玉幣篚位次之又設五岳四海酒尊于神座之次幣篚位次之設

五鎮四瀆酒尊于神座之右幣篚位次之設正配位邊十二于神位之左豆十二于神位之右簠簋各二登一在籩豆之間俎一在籩豆之前香燭案在俎之前籩坫沙池在香案之前設五岳五鎮四海四瀆籩十在左豆十在右簠簋各二登一在籩豆之間俎一在簠簋之前香燭案在俎之前籩坫沙池在香燭案之前又設御盥洗位于壇之南設皇太子褥位于御位之右設分獻官于御位之南文武陪祭官于分獻官之南讀祝官于神之右司尊司洗捧幣捧爵各于其所設望瘞位于壇東南告天下神祇祀前十日設天下神祇位于方丘之壇東西向以酒脯祭之祝文曰某年某月某日皇帝將有事于方丘咨爾百神克相祀事北郊祀畢復以籩豆簠

簋羊豕各六卽壇以祭祀文曰皇帝敬遣某官某致祭于天下神祇 齋戒散齋七日致齋三日致齋第一日百官朝服親受誓戒于御前如祀天禮 省牲器並同祀天禮 飲福 方丘三獻禮畢飲福受胙儀及贊詞

並同祀天禮

齊宮 洪武二年十二月詔太常禮部議築齋宮于方

丘之側

告廟 同祀天篇

樂協律郎一人幞頭紅羅袍荔枝帶皂靴手執麾旛樂生六十二人服緋袍展脚幞頭革帶皂靴 樂器編鐘十六編磬十六琴十瑟四搏拊四敔一柷四鑕四篪四簫四橫笛笙八應鼓一

舞舞士一人幞頭紅羅袍荔枝帶皂靴手執節舞生百

二十八人文舞六十四人引舞二人各執羽籥服紅袍展脚幞頭革帶皂靴舞生六十二人服紅袍展脚幞頭革帶皂靴手執羽籥 武舞六十四人引舞二人各執千戚服緋袍展脚幞頭革帶皂靴舞生六十二人服緋袍展脚幞頭革帶皂靴手執千戚

方丘樂章

迎神中和之曲 坤德博厚物資以生承天時行光大且甯穆穆皇祇功化順成來御方丘嚴恭奉迎奠玉帛肅和之曲 地有四維大琮以方土有正色制幣以黃敬存于中是薦是將奠之几筵臨監洋洋奉俎凝和之曲 奉時純牡其牡童犧烹鼎既嚴登俎維肅升壇昭薦神光下燭眷佑邦家報效唯篤初獻壽和之曲 午爲盛陽陰德和萌天地相遇品

物光榮吉日令辰明祀攸行進以醇醴展其潔清  
亞獻豫和之曲 至廣無邊道全持載山岳所憑海  
瀆咸賴民資水土旣安且泰酌酒揭虔功德唯大  
終獻熙和之曲 唐眇之資有此疆宇匪臣攸能仰  
承佑助恩崇父母臣歡鼓舞八音宣揚疊侑明醑  
徹豆雍和之曲 牲牲在俎籩豆有實臨之肸蠁匪  
惟飲食登歌乃徹薦獻爰畢執事奉承一其嚴慄  
送神安和之曲 神化無方妙用難量其功顯融其  
祀悠長飈輪云旋龍控鸞翔拜送稽首瞻禮餘光  
望瘞時和之曲 牲體制幣餽饌唯馨瘞之于坎以  
達神靈奉神于陰典禮是程企而望之厚壤寬平  
夏至親祀方丘儀注 齋戒前期皇帝散齋四日致齋  
二日陪祀官執事官並齋七日 告天下神祇散齋第

五日于方丘墳外之東設壇置天下神祇位西向具酒  
脯祭告 省牲先祭二日設皇帝大次于墳外東門內  
道北南向省牲位于內墳東門外先祭一日導駕官導  
引車駕詣大次太常卿奏中嚴皇帝服皮弁服太常卿  
奏外辦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詣省牲位執事者  
各執事廩犧令帥其屬牽牲自東西行過御前省訖牽  
牲詣神廚執事者取毛血實于豆太常卿奏請詣神廚  
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至神廚太常卿奏請視鼎鑊請  
視滌濯遂烹牲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還大次  
陳設先祭一日陳設如圖儀 鎏駕出宮前一日太常  
寺告示文武官具朝服乘馬導從兵馬司灑埽御道侍  
衛催整班行和聲備樂金吾衛備兵仗拱衛司備儀仗  
車輶典牧所備仗馬至日擊鼓初嚴內使監陳御輿于

謹身殿前南向拱衛司設繖扇擎執于御輿之左右設  
黃麾仗于丹墀中道之東西設玉輅于奉天門外正中  
南向和聲郎設樂于午門外金吾衛陳仗于午門外近  
南東西相向陳金鼓隊于雲集街橋南東西相向舍人  
催文武官各具朝服擊鼓二嚴侍儀版奏中嚴舍人引  
文武官分立于雲集街橋北文東武西擊鼓三嚴侍儀  
奏外辦皇帝御謹身殿御用監令跪奏服冕服興皇帝  
服冕服訖侍衛奏請升輿皇帝升輿侍儀同導駕官導  
引御輿至丹墀儀仗前導至奉天門外侍儀跪奏降輿  
皇帝降輿侍儀奏升輅皇帝升輅侍儀跪取旨勅文武  
官上馬舍人傳旨勅文武官上馬訖侍儀跪奏進發玉  
輅進發前金鼓隊分左右行次旗仗分左右行次百官  
前導分左右行次護衛次仗馬次儀仗次侍儀導駕官  
次將軍次內使擎執各分左右行次內使監拱衛司光  
祿寺御用監官扈從于玉輅之後次鼓吹次旗幟次兵  
仗各後扈從駕將至兵仗周衛于大次文武官下馬侍  
立于御道之左右金鼓仗馬大樂儀仗分列于大次之  
南東西相向駕至大次前回輅侍儀跪奏降輅皇帝降  
輅侍儀與導駕官導引皇帝入大次侍儀跪取旨勅文  
武官各還齋次 正祭祭日清晨太常少卿率執事者  
各實尊罍籩豆登俎簠簋又實幣于篚加玉置于酒尊  
所祝版置于皇地祇配帝位之右樂生舞生入就位諸  
執事人就位太常卿奏請中嚴皇帝服袞冕太常卿奏  
外辦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自左南門入至位北  
向立迎神贊禮唱迎神協律郎跪俯伏舉麾奏中和  
之曲贊禮唱瘞毛血郊社令瘞毛血樂六成止贊禮唱請行禮

太常卿奏有司謹具請行事奏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贊  
禮唱皇太子以下在位官皆再拜傳贊唱鞠躬拜興拜  
興平身皇太子以下皆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奉  
贊禮唱奠玉幣太常卿奏請詣盥洗位太常卿贊盥曰前期齋戒今晨  
卿導引皇帝詣盥洗位太常卿贊盥曰前期齋戒今晨  
奉祭加其清潔以對神明太常卿奏墮圭皇帝墮圭司  
執洗者奉盥進巾太常卿奏盥手帨手出圭皇帝盥手  
帨手出圭太常卿奏請升壇贊曰神明在上整肅威儀  
升自午陞太常卿奏請詣皇地祇神位前司玉幣者奉  
玉幣以俟協律郎跪俯伏舉麾奏肅和之曲導駕官同  
太常卿導引皇帝至神位前北向立太常卿奏跪墮圭  
皇帝跪墮圭司香官舉香跪進于皇帝之左太常卿奏  
上香上香三上香皇帝上香上香三上香司玉幣者奉  
玉幣跪進于皇帝之右皇帝受玉幣奠于皇地祇神位  
前太常卿奏出圭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皇帝出圭鞠躬  
拜興拜興平身樂止太常卿奏請詣仁祖旛皇帝神位  
前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至神位前太常卿奏跪  
墮圭皇帝跪墮圭司香官奉香跪進于皇帝之左太常  
卿奏上香上香三上香皇帝上香上香三上香司幣者  
奉幣跪進于皇帝之右皇帝受幣奠于仁祖旛皇帝神  
位前太常卿奏出圭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皇帝出圭鞠  
躬拜興拜興平身太常卿奏復位導駕官同太常卿導  
奏墮圭皇帝墮圭進俎官以俎進于皇帝之右皇帝以

俎奠于皇地祇神位前太常卿奏出圭皇帝出圭導駕  
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至仁祖廟皇帝神位前太常卿  
奏揖圭皇帝揖圭進俎官以俎進于皇帝之右皇帝以  
俎奠于仁祖廟皇帝神位前太常卿奏出圭皇帝出圭  
太常卿奏復位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復位初  
獻贊禮唱行初獻禮太常卿奏行初獻禮請詣爵洗位  
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至爵洗位太常卿奏揖圭  
皇帝揖圭執爵官以爵進皇帝受爵滌爵拭爵以爵授  
執爵官執爵官又以爵進皇帝受爵滌爵拭爵以爵授  
執爵官太常卿奏出圭皇帝出圭太常卿奏請詣酒尊  
所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升壇至酒尊所太常卿  
奏揖圭皇帝揖圭執爵官以爵進皇帝受爵司尊者舉  
幕酌泛齊皇帝以爵授執爵官太常卿奏出圭皇帝出  
圭太常卿奏請詣皇地祇神位前協律郎跪俯伏舉麾  
奏壽和之曲武功之舞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至  
皇地祇神位前太常卿奏跪揖圭皇帝跪揖圭司香官  
奉香跪進于皇帝之左太常卿奏上香上香三上香皇  
帝上香上香三上香執爵官奉爵跪進于皇帝之右皇  
帝受爵太常卿奏祭酒祭酒三祭酒奠爵皇帝祭酒祭  
酒三祭酒奠爵樂舞太常卿奏出圭皇帝出圭讀祝官取  
祝版于神右跪讀訖樂舞太常卿奏俯伏興平身稍後鞠  
躬拜興拜興平身皇帝俯伏興平身稍後鞠躬拜興拜  
興平身樂舞太常卿奏請詣酒尊所導駕官同太常卿導  
引皇帝至酒尊所執爵官以爵進皇帝受爵司尊者舉  
幕酌泛齊以爵授執爵官太常卿奏請詣仁祖廟皇帝  
神位前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至神位前太常卿

奏跪搢圭皇帝跪搢圭司香官奉香跪進于皇帝之左  
太常卿奏上香上香三上香皇帝上香上香三上香執  
爵官奉爵跪進于皇帝之右皇帝受爵太常卿奏祭酒  
祭酒三祭酒奠爵皇帝祭酒祭酒三祭酒奠爵太常卿  
奏出圭皇帝出圭讀祝官取祝版于神位之右跪讀訖  
太常卿奏俯伏興平身稍後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太常卿奏請復  
位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復位 亞獻贊禮唱行  
亞獻禮太常卿奏行亞獻禮請詣爵洗位導駕官同太  
常卿導引皇帝至爵洗位太常卿奏搢圭皇帝搢圭執  
爵官以爵進皇帝受爵滌爵拭爵以爵授執爵官執爵  
官又以爵進皇帝受爵滌爵拭爵以爵授執爵官太常  
卿奏出圭皇帝出圭太常卿奏請詣酒尊所導駕官同

太常卿導引皇帝升壇至酒尊所太常卿奏搢圭皇帝  
搢圭執爵官以爵進皇帝受爵司尊官舉幕酌醴齊皇  
帝以爵授執爵官太常卿奏出圭皇帝出圭太常卿奏  
請詣皇地祇神位前協律郎跪俯伏舉麾奏豫和之曲  
文德之舞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至神位前太常  
卿奏跪搢圭皇帝跪搢圭執爵官奉爵跪進于皇帝之  
右皇帝受爵太常卿奏祭酒祭酒三祭酒奠爵皇帝祭  
酒祭酒三祭酒奠爵太常卿奏出圭俯伏興平身稍後  
鞠躬拜興平身止樂舞太常卿奏請詣酒尊所導駕官同太  
常卿導引皇帝至酒尊所執爵官以爵進皇帝受爵司  
尊者舉幕酌醴齊皇帝以爵授執爵官太常卿奏請詣  
仁祖廟皇帝神位前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至神

位前太常卿奏跪搢圭執爵官奉爵跪進于皇帝之右  
皇帝受爵太常卿奏祭酒祭酒三祭酒奠爵皇帝祭酒  
祭酒三祭酒奠爵太常卿奏出圭俯伏興平身稍後鞠躬拜  
躬拜興拜興平身皇帝出圭俯伏興平身稍後鞠躬拜

興拜興平身

樂舞止

太常卿奏復位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

皇帝復位

終獻贊禮唱行終獻禮太常卿奏行終獻

禮請詣爵洗位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至爵洗位  
太常卿奏搢圭皇帝搢圭執爵官以爵進皇帝受爵滌  
爵拭爵以爵授執爵官執爵官又以爵進皇帝受爵滌  
爵拭爵以爵授執爵官太常卿奏出圭皇帝出圭太常  
卿奏請詣酒尊所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升壇至  
酒尊所太常卿奏搢圭皇帝搢圭執爵官以爵進皇帝  
受爵司尊官舉羃酌盞齊皇帝以爵授執爵官太常卿

奏出圭皇帝出圭太常卿奏請詣皇地祇神位前協律  
郎跪俯伏舉麾奏熙和之曲文德之舞導駕官同太常  
卿導引皇帝至神位前太常卿奏跪搢圭皇帝跪搢圭  
執爵官奉爵跪進于皇帝之右皇帝受爵太常卿奏祭  
酒祭酒三祭酒奠爵皇帝祭酒祭酒三祭酒奠爵太常  
卿奏出圭俯伏興平身稍後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太常卿奏  
出圭俯伏興平身稍後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太常卿奏  
請詣酒尊所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至酒尊所執  
爵官以爵進皇帝受爵司尊者舉羃酌盞齊皇帝以爵  
授執爵官太常卿奏請詣仁祖廟皇帝祭酒祭酒三祭酒奠  
卿奏祭酒祭酒三祭酒奠爵皇帝祭酒祭酒三祭酒奠

爵太常卿奏出圭俯伏興平身稍後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太常卿奏復位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復位 分獻

贊禮俟行終獻時唱分獻官行禮贊引各引分獻詣盥洗位贊搢笏贊盥手司盥者酌水分獻官盥手贊帨手司巾者以巾進分獻官帨手贊出笏分獻官出笏贊請詣爵洗位贊引分獻官至爵洗位贊搢笏分獻官搢笏執爵官以爵進分獻官受爵滌爵拭爵以爵授執爵者贊引贊出笏分獻官出笏贊請詣各從祀神位前贊引引分獻官至神位前贊跪搢笏分獻官跪搢笏司香者以香跪進于分獻官之左贊引贊上香上香三上香分獻官上香三上香執爵官以爵跪進于分獻官之右分獻官受爵贊引贊祭酒祭酒三祭酒奠爵分獻

官祭酒祭酒三祭酒奠爵贊引贊出笏俯伏興平身稍後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分獻官出笏俯伏興平身稍後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贊引唱復位分獻官復位 飲福

受胙贊禮唱飲福受胙太常卿奏請詣飲福位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升壇至飲福位北向立太常卿奏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皇帝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太常卿奏跪搢圭皇帝跪搢圭奉爵官酌福酒跪進于皇帝之左贊曰唯此酒肴神之所與賜以福慶億兆同沾皇帝受福酒祭酒飲福酒以爵置于坫奉胙官奉胙跪進于皇帝之右皇帝受胙以胙授執事者執事者跪于皇帝之右受胙太常卿奏出圭皇帝出圭太常卿奏俯伏興平身稍後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皇帝俯伏興平身稍後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太常卿奏請復位導駕官同太常

卿導引皇帝復位

徹豆贊禮唱徹豆協律郎跪俯伏

舉麾奏雍和之曲掌祭官徹豆贊禮唱賜胙太常卿奏

皇帝飲福受胙免拜贊禮唱皇太子以下在位官皆再

拜傳贊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皇太子以下皆鞠躬拜

興拜興平身

樂止

送神贊禮唱送神協律郎跪俯伏

舉麾奏安和之曲太常卿奏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皇帝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贊禮唱皇太子以下在位官皆再

拜傳贊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皇太子以下皆鞠躬拜

興拜興平身贊禮唱祝人取祝幣官取幣詣望瘞位讀

祝官取祝奉幣人取幣掌祭官取饌及爵酒詣瘞坎置

樂止

望瘞贊禮官唱望瘞導駕官同太常卿導

引皇帝至望瘞位贊禮唱可瘞東西面各二人以毛血

瘞俟半瘞太常卿奏禮畢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

振作

還天次解嚴 鏗駕還宮鹵簿導從如來儀大樂鼓吹

祖配

王圻續通考洪武二年方丘在北郊歲夏至皇帝大祭地于方澤皇地祇北尚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諸神配服袞冕方丘壇南建殿九間風雨于此望祭三年增祀天下山川之神于方丘五月戊申祀地于方丘以仁

明史禮志洪武四年改築方丘上成廣二丈九尺四寸高三尺九寸下成每面廣丈五尺五寸高三尺八寸通徑七丈四寸壇至內墳牆四面皆八丈九尺五寸內墳牆之外墳牆四面各八丈二尺

王圻續通考洪武七年增設天下神祇壇于南北郊

明史樂志洪武八年御製方丘樂章

迎神 仰皇祇兮駕來川岳從迎兮威靈備開香煙  
繚繞兮神臨御街漸升壇兮穆穆靄瑞氣兮應結樓  
臺以微衷兮率職幸望聖悅兮心諧但允臣兮固請  
願嘉烝民兮永懷

奠玉帛 臣奉兮以筐玉帛是進兮歲奠以常百辟  
陪祀兮珮聲琅琅惟南薰兮解愠映燎炎兮煌煌  
迎俎 庖人兮淨湯大烹牲兮氣靄而芳以微衷兮  
獻上曰享兮曰康

初獻 初獻行兮捧觴聖靈穆穆兮洋洋爲烝民兮  
永康鑒豐年兮耿光

亞獻 雜殽羞兮已張法前王兮典章臣固展兮情  
悃用斟醴兮載觴

終獻 尚三獻兮禮將終臣心眷戀兮無窮恐殽羞

兮未具將何報兮神功  
徹饌 祖豆徹兮神熙鸞輿駕兮旋歸百神翼翼兮  
雲衣敬奉行兮弗敢違

送神 祥風興兮悠悠雲衢開兮民福留歲樂烝民  
兮大有想洋洋兮舉觴載酒

望瘞 敝羞玉帛兮瘞坎中遙瞻隱隱兮龍旗從祀  
事成兮盡微衷感厚德兮民福雍雍

王圻續通考洪武九年定郊社之禮雖有三年之喪不  
廢十年太祖感齋居陰雨命作大祀殿于南郊遂定  
每歲合祀于孟春爲永制 十一年十月甲子大祀殿  
成南郊 明史太祖本紀洪武十二年正月己卯始合祀天地于

蕙田案明太祖勤于郊祀奕世仍之自改大祀殿合祀後太祖親祀者二十恭閔親祀者三成祖親祀者十一詳見圜丘門

禮志永樂十八年京都大祀殿成規制如南京

蕙田案自此年北京肇建大祀殿合祭天地至世宗嘉靖九年建南北郊壇皇帝親祀者

凡一百有一見圜丘門

明會典嘉靖九年遵初制建方澤于安定門外每歲夏至祭地以五岳五鎮四海四瀆陵寢諸山從祀俱止奉太祖一位配享而罷太宗之配建皇地祇室于方澤南以藏皇地祇及從位主是年既分建四郊遂號祖陵山曰基運皇陵山曰翊聖孝陵鍾山曰神烈顯陵山曰純德并天壽山俱從祀方澤居岳鎮之次仍俱祀于

地祇壇

春明夢餘錄嘉靖九年從給事中夏言之請建改地壇在安定門外之北繚以垣牆壇爲制二成夏至祭皇地祇北向太祖西向俱一成上東一壇中岳東岳南岳西岳北岳基運山翊聖山神烈山西向西一壇中鎮東鎮南鎮西鎮北鎮天壽山純德山東向東二壇東海南南海北海西向西二壇大江大淮大河大漢東向俱二成上壇制一成面方六丈高六尺二成面方十丈六尺高六尺各成面瓢用六八陰數皆黃色琉璃青白石包砌四出陛各八級周圍水渠一道長四十九丈四尺四寸深八尺六寸闊六尺內墻方牆二十七丈高六尺厚二尺內櫺星門四北門外西爲瘞位塋祝帛配位帛則燎之東爲燈臺南門外

爲皇地祇室藏神版而太祖版則以祭之前一日請諸廟外櫺星門四西門外迤西爲神庫神廚宰牲亭祭器庫北門外西北爲齋宮又建四天門西門外爲鑾駕庫遣官房南爲陪祀官房又外爲壇門又外爲泰折街牌坊護壇地一千四百七十六畝

王圻續通考嘉靖祀方澤儀注 一前期十日太常寺題請視牲次請命看牲分獻大臣各四員 一前期五日上詣犧牲所視牲其前一日上告廟及還參拜俱如大祀之儀告辭曰明日出視方澤大祭牲犧回還餘並同大祀參畢回宮次日命大臣輪視如常儀 一前期四日太常寺奏祭祀進銅人如常儀諭百官致齋三日上親填告請太祖祝版于文華殿 一前期三日上詣太廟請太祖配神以脯醢酒果行再拜一獻禮祝文曰

維嘉靖某年歲次某月某朔某日孝元孫嗣皇帝御名敢昭告于太祖高皇帝曰茲以今月日夏至恭祭皇地祇于方澤謹請高祖作主侑神伏惟鑒知謹告 一期二日太常卿同光祿卿奏省牲如常儀 一前期一日太常卿詣太廟寢請太祖御位至皇祇室奉安上親填祝版于文華殿黃格板  
黑字遂告于廟告辭曰孝元孫嗣皇帝御名明日恭詣北郊行祭地禮謹請祖宗列聖帝后神位前恭預告知 一祭之日五鼓太常卿俟上御奉天門跪請聖駕詣地壇錦衣衛備隨朝駕上常服乘輿由長安左門出入壇之西門太常官導上至具服殿易祭服出導引官導上由方澤右門入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內贊奏就位上就位典儀唱瘞毛血唱迎神樂作樂止內贊奏四拜傳贊百  
官同典儀唱奠玉帛

樂作內贊升壇導上至皇祇香案前奏跪奏揖圭司香官捧香跪進于上右內贊奏上香上三上香訖捧玉帛官以玉帛跪進于上右上受玉帛內贊奏獻玉帛上奠訖奏出圭導至太祖香案前儀同奏復位樂止典儀唱進俎樂作齊郎昇俎安訖內贊奏升壇導上至皇祇俎匣前奏揖圭奏進俎奏出圭導上至太祖俎匣前儀同奏復位樂止典儀唱行初獻禮樂作內贊奏升壇導上至皇祇前奏揖圭捧爵官以爵跪進于上右上受爵內贊奏獻爵上獻爵訖奏出圭奏詣讀祝位奏訖傳贊案官皆跪樂暫止內贊贊讀祝讀祝官跪讀祝畢樂復作內贊奏俯伏興平身傳贊百官同導上至太祖前奏揖圭捧爵官以爵跪進于上右上受爵內贊奏獻爵上獻訖奏出圭奏復位樂止典儀唱行亞獻禮樂作儀同初獻惟不讀祝樂止典儀

行終獻禮儀同亞獻樂止太常卿進出壇左東向唱賜福胙內贊奏詣飲福位內贊對引官導上詣飲福位奏跪奏揖圭光祿卿捧福胙跪進于上右內贊奏飲福酒上飲訖光祿卿捧福胙跪進于上右內贊奏受胙上受訖奏出圭奏俯伏興平身奏復位奏四拜傳贊百官同典儀唱徹饌樂作執事官徹饌訖樂止典儀唱送神樂作內贊奏四拜傳贊百官同樂止典儀唱讀祝官捧祝進帛官捧帛掌祭官捧饌各詣瘞位典儀唱望瘞內贊奏詣望瘞位內贊對引官導上至望瘞位祝帛瘞訖配帝帛燎半內贊奏禮畢導引官導上至具服殿易服太常卿捧太祖御位入安于太廟寢駕還詣廟參拜致詞曰孝元孫嗣皇帝御名恭詣北郊祭地禮成謹詣祖宗列聖帝后神位前恭行參拜畢還宮一分獻官儀

注典儀唱行初獻禮讀祝訖俯伏興平身贊引引獻官各詣神位前贊跪贊搢笏上香獻帛獻爵訖贊出笏復位典儀唱行亞獻禮終獻禮贊引引獻官各詣神位前贊搢笏獻爵出笏復位至唱望瘞贊引引獻官至燎所燎半贊禮畢

日嗣天子臣

御名

敢昭告于皇地祇曰時當夏至羣物

方亨生長發育有生咸賴功德至厚上配皇天爰遵典禮謹率臣僚以玉帛牲齊粢盛庶品奉茲禋祀奉太祖高皇帝配神尚享

一陳設正位

北向犧一黃璧一帛一

黃色登一簠簋各二邊十二豆十二黃玉爵二尊三篚一

祝案一配位

西向陳設同

無帛一

自從四壇五岳基運山

翊聖山神烈山共一壇

東設西向犧一羊一豕一登一帛八

青二

白四紅二元一鉶一邊十簠簋各二豆十黃盞爵三篚一酒蓋三

十尊三五鎮天壽山純德山共一壇

西設東向陳設同帛七

紅一百三元一四海一壇

東設西向陳設同帛四

色

明史樂志嘉靖九年復定方丘樂章

迎神中和之曲俯瞻兮鳳輦來靈風兮拂九垓川

岳從兮後先百辟列兮襄陪臣拜首兮迓迎願臨享

兮幸哉

奠玉帛廣和之曲祀禮有嚴兮奉虔玉帛在笥兮

來前皇靈垂享兮以納烝民率土兮樂豐年

進俎咸和之曲殽羞馨兮氣芳庖人奉役兮和湯

奉進兮皇祇歆慰臣稽首兮敬將

馨香願垂享兮以歆生民安兮永康

初獻壽和之曲酒行初獻兮樂舞張齊醴明潔兮

亞獻安和之曲載獻兮奉觴神顏和懿兮以嘗功

隆厚載兮配天民感德兮無量

終獻時和之曲 三進兮玉露清百職奔繞兮佩環

鳴亮鐘鶯鼓兮韻錚錚願留福兮羣生

徹饌貞和之曲 禮告終兮徹敢遲深惟一念兮誠

意微神垂博容兮聽納恐未備兮惟慈依

送神甯和之曲 禮成兮誠已伸駕還兮法從陳靈

祇列兮

以隨百辟拜兮恭寅望坤宮兮奉辭願普福兮烝民

### 望燎山同甯和

春明夢餘錄潘潢議大祀之殿義不可墮案尚書孝經春秋凡言郊不卜郊郊祀用牲于郊皆廟名之曰郊不別五某郊凡言郊以明天道郊則天神格祭天于郊皆直繫之天更不並云天地是知祭天之外無郊郊祭之中無地易明也匡衡徒見天子有兆于南郊之語妄意祭地當于北郊其言本孝經緯于經無據且北旣陰方地衆母位則郊配亦當以其類矣嚴母莫大于配地古有之乎是故北郊之謬義不可襲王者受命有天下謂之有土是故古者天子大社丘方五丈封上五色祭后士焉凡封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之土苴以白茅而錫之使各立社祭于其國亦曰胙土是天子大社五土王社自祭畿內分土諸侯

獨得祭比方士而已故曰王者有分土祭天地諸侯方祭祭土而尚書周官禮記皆謂祭地曰社或曰后土曰冢土亦曰大示亦曰地示又曰土示丘方曰方丘折曰泰折天下之社莫人焉曰大祀社所以明地道列地利命降乎社之謂殺地社之爲大示昭昭矣自鄭元諸儒牽附譏緯誤分泰折爲祭昆仑方丘爲神州于是大社自爲五土之神而夏至祭地別在北郊大五土之神非地而何旅五帝獨非祭天耶周禮宗伯甸師用牲于社大祝人師大會同宜于社小祝寇戎之事保郊祀于社大司馬蒐田獻禽祭示大合軍以先愷樂獻功于社大司寇軍旅之事涉戮于社頗皆言社而不及稷臣謂此天子大社也張載曰大社王爲羣姓所立必在國外王社王所自立必在城內夫大社既在國外則小宗伯建國之神位所謂右社稷左宗廟者固王自立之社而大社無稷矣漢儒乃謂大社有稷王社無稷是無怪其以社爲地別體而雜求諸泰折方丘卒起後來紛紛之議非胡宏王炎諸臣相繼講正流惑可勝慨乎

### 蕙田案潘潢以大社爲祭地于社禮之外又添一社而地無祭矣謬極

編修歐陽選議竊惟二儀定位天高而地下先王制禮天尊而地親故我太祖皇帝兆圜丘于鍾山之陽兆方丘于鍾山之陰用周禮也行之十年乃更爲大祀之殿定合祀之儀又行之二十餘年而太宗皇帝承之百十年來論者頗疑其非古然以太祖非無爲而變太宗非無據而承況土木一興財費不貲事干國典不敢易吉耳茲遇陛下博稽古典臣工何容異議雖然古不可悖亦不可泥參之酌之與時宜之是在陛下聖明而已况周禮固有不可知者臣請先舉其畧而後效其愚謹案周禮冬至圜丘夏至方丘可以見天地之分祀矣然未知其兆于南郊歟抑南北二郊歟不可考也及考大宗伯掌邦禮則禋祀祀天血祭社而無祭地之禮小宗伯掌建神位則右社稷左宗廟五帝四郊而無地祇之位司服則祀天大裘祭社希冕而無祭地之服乃若大宗伯蒼璧禮

天黃宗禮地圭璋琥珀禮四方則無禮社之玉典瑞四圭祀天兩圭祀地璋郊射祀山川則無祀社之圭何其缺略如此耶或謂天子之社非諸侯各祭一方者比古無北郊社以祭地也故尊與郊等親與廟並故武王伐商類于上帝卽宜于家土成王遷洛用牲于郊卽社于新邑周禮蓋言地卽不言社言社卽不言地耳信斯言也則旣謂右社稷又曰澤中方丘伺其乖錯如此耶意者國門之內除地爲澤而築丘祭社如古者壇壝之制歟或社稷在國都之右因澤爲丘不必于門內歟是又未可考也臣故曰古不可悖亦不可泥得其意不踐其迹時之爲貴可也

蕙田案歐陽鐸之議周禮誠不知而妄爲之說也曰禋祀祀天血祭祭社無祭地之禮彼黃宗禮地兩圭祀地者何禮耶曰右社稷左宗廟五帝四郊無地祇之位彼澤中方丘非地祇之位耶曰祀天大裘祭社希冕無祭地之服夫冬至寒故大裘而袞冕未有冕而不袞者祭地夏至則袞冕爾何謂無服曰黃宗禮地而無禮社之玉兩圭祀地而無祀社之圭夫周禮序官每多互見靈鼓鼓社祭言社

而不及元大司樂分樂又言元而不及社蓋祭祇不可謂之祭社而祭社則可謂之祭地故其禮有異者以秩其等有同者以著其德周禮不及者其禮同也何得謂之缺略耶至謂國門之內除地爲澤而築丘祭社意欲併而爲一而不知悖于因地事地之義矣又謂社稷在國都之右因澤爲丘不必于門內吾不知其何說矣

又案春明夢餘錄又載姚淶一議以周人建子可以冬至郊天夏至祭地用夏正則先地後天尤爲謬妄吳鼎顧我鈞痛辨之載圓丘門可參觀也

王圻續通考穆宗隆慶元年會議典禮郊祀之禮分祀

已久似難紛更宜照例子南北二郊于冬夏至日聖駕親詣致祭仍奉太祖高皇帝配從之命夏至方澤以卯時行禮

五月辛酉上親祀地于方澤

先是冬至祀天孟秋享太廟春秋祭社稷先師孔子歷代帝王俱用子時祭朝日壇以卯時夕月壇以酉時孟春孟夏孟冬時享及祫享太祖俱午時惟夏至祀地未定至是太常寺以請遂定卯時

二年五月丙寅上親祀地于方澤

崇禎十五年五月二十六日甲午夏至先是上傳親祭地于方澤所司者皆如儀是日四鼓後鐘鳴上乘輿從午門端門承天門長安左門安定門詣北郊至行幄具祭服時曙色漸開上繙閱章疏久之報卯時上步出大次從內壇靈星右門步入行大祭禮樂九奏上升壇者仍奉入

右明祭地

五禮通考卷第四十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纂舊編

濯鄙續遺使德水盧見會

李美係總督直隸吏桐城方纂同訂

按祭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纂

吉禮四十一

社稷

蕙田案周禮小宗伯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社祭土神稷祭穀神人非土無以立非穀無以養國以民爲本故建國以社稷爲先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土亦是地而與祭地異者墮然下凝皆地也其職主載惟天子得祭之于地之中別而爲土職主稼穡以養人洪範土爰稼穡是也故自天子下及庶民被其功德者均得美報此土穀之祭所以

達乎上下也世儒以祭社爲祭地誤矣有天子社有諸侯社有大夫社有庶民社有亡國之社有春祈有秋報有冬蜡其配句龍后稷其牲黝牲其祭血祭其尊大罍其服希冕其樂應鍾其鼓靈鼓其舞祓舞其儀三獻凡軍旅會同田獵灾眚皆有事焉見于經文班班可考今悉采其文條列之間附以諸儒異同之論其歷代制度典禮詳焉

周禮地官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設其社稷之墳注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疏謂于中門之外右邊設大社大稷王社王稷又于廟門之外皆墳壙于四面

黃氏度曰社祭土稷祭穀郊丘祭天地天子之禮也土穀之祭達乎上下故方丘與社皆地祭也而宗伯序祭有社無元舉社則其禮達乎上下舉元則天子獨用之數入職曰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不曰元祭而曰社祭亦見其禮之達乎上下也大司樂雷鼓雷鼗以祭天神靈鼓靈鼗以祭地元是則凡祭

小司徒凡建邦國立其社稷

疏諸侯亦有三社三稷謂國社侯社勝社皆有稷配之言立其社稷謂以文書

法度與之不可國國身往

鄭氏鍔曰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墳矣小司徒又立之蓋地官掌試權重位尊諸侯受土以置社或爲之設墳或爲之立祀則權在朝廷而諸侯不敢以自擅矣

封人掌設王之社墳

注遺謂壇及壠壙也不言稷者稷社之細也疏云掌設王之社墳者謂上之三社三稷之壇及壘外四

邊之墳皆設置之直言墳不言壇舉外以明內之有壇可知也又曰墳謂壇及壠壙也者壙即墳經不言壇故鄭兼見之也案孝經緯社是五土總神稷是原隰之神原隰卽是五土之一耳故云稷社之細舉社則稷從之矣故言社不言稷也云社謂后土者舉配食者而言耳

蕙田案鄭以稷爲社之細猶以望爲郊之細云爾然以此解社稷則難通

鄭氏鍔曰考大司徒于邦國都鄙言制其畿疆而溝封之又言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俱謂聚土爲封則知康成聚土之說爲是司徒制封溝之封制其法也封人爲聚土之封爲其事也惟其爲聚土之事故于王社則掌設其墳又爲畿封而植木以爲表于諸侯國之社稷亦掌設其墳爲之封上以表其界之所非特王社之畿與諸侯國之封爲然造都鄙表封域亦然蓋俱脩大司徒所立之法而爲壇墳壙與小封疆也

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墳造都邑亦如之

疏禹貢徐州貢土五色注云王者封五色土爲

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  
使立社是封諸侯立社稷之法

三才圖會卷四

右建設社稷

春官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

注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疏

言右社稷左宗廟者案匠人亦云左祖右社彼掌其營作此掌其成事位次耳則道尊右故社稷在右是尚尊尊之義此據外神在國中者社稷爲尊故鄭注郊特牲云國中神莫大于社祭義注周尚左者據內神而言若據衣服尊卑先王袞冕先公鸞冕亦貴于社稷故云周尚左各有所對故注不同也又曰鄭知庫門內雉門外者後鄭義以雉門爲中門故知雉門外庫門內之左右也

易氏紂曰古者建國王宮居中左者人道所親故立祖廟于王宮之左右者地道所尊故立國社于王宮之右

鄭氏鍔曰左所以木仁右所以明義

考工記匠人營國左祖右社

注王宮所居也祖宗廟前後者據王宮所居處中而言之疏左右

白虎通社稷在中門之外外門之內何尊而親之與先祖同也不置中門內何敬之示不亵瀆也

右社稷神位

書禹貢徐州厥貢惟土五色

孔傳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之立社壝以黃土苴

傳說彙纂水經注姑幕縣有五色土王者封建諸侯隨方授之元和志徐州彭城郡開元貢五色土各一斗

詩大雅頤迺立冢土

毛傳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動大眾必先有事平社而後出謂之宜美大王之社遂爲大社也孔疏大社

者天子社名諸侯不得稱大社也冢土非諸侯之社云遂爲大社皆言大王所作遂爲文王之法也郊特牲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禮運云命降于社之謂殺地是社爲土之神也冢既爲大土爲社主故知冢土大社也傳以大社者天子社名大王時實諸侯而云乃立冢土以天子之名言之者美此大王之社而遂爲大社言大王立此社文王後取其制以爲天子之社故以冢土言之毛所以爲此說者蓋以祭法云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郊特牲云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之氣以爲大社之名惟施于天子諸侯雖不同名大社可以言冢土矣乃立冢土正是諸侯之法案泰誓言類其諸侯不得名大社故也

朱子曰冢土大社也亦大王

所立後遂因以爲天子之制

何氏楷曰山頂之高聳起者曰冢故以爲高大之義社說文云地主也郊特牲云冢土中霤而國主社孔云冢土訓爲大社未卽名爲大社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郊特牲云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之氣以爲大社之名惟施于天子諸侯雖不同名大社可以言冢土矣乃立冢土正是諸侯之法案泰誓言類

于上帝宜于冢土則猶仍大  
王舊稱以未爲天子故也

汲冢周書作雒篇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國中  
其位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覆以黃  
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壘以黃土苴以白  
茅以爲土封故曰受列士于周室  
注其方謂建東方諸侯以青土而覆茅苴裹土封之爲社

也

白虎通其壇大如何春秋傳曰天子有大社焉東方  
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冒以黃土故  
將封東方諸侯青土苴以白茅謹敬潔清也

蔡邕獨斷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爲壇皇子封爲王者  
受天子之社土以所封之方色東方受青南方受赤  
他如其方色苴以白茅受之各以其所封方之色歸  
國以立社故謂之受茅土漢興以皇子封爲王者得  
茅土其他功臣及鄉亭他姓公侯各以其戶數畧入  
爲限不受茅土亦不立社也天子社稷土壇方廣五  
丈諸侯半之社稷二神同功故同壇周壇俱在未位  
通志社壇在東稷壇在西俱北面壇周四面門  
天子之社則以五色土各依方色爲壇廣五丈諸侯  
則但用當方之色爲壇

周禮圖曰社稷壇相並社壇在東稷  
壇在西各三級墻在四隅如矩曲方

右社稷壇

禮記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也

疏土謂五土山林川澤丘陵墳  
衍原隰也以時祭之故云社祭

馬氏晞孟曰古人之言社必有稷此言社而不言稷者蓋社以總祭五土之神  
而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皆是也稷則止于原隰而已言社可以兼稷也祭

法言天子諸侯立社而不言稷亦以此

慧田案馬氏言社可以兼稷是也云稷則止

于原隰而已此依鄭義非是

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疏言立社之祭是神明于地之道發此句爲下張本也地天爲對地有其物天皆垂其象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也則並在地出故爲人所取人知四時早晚皆放日月星辰以爲耕作之候是取法于天故尊而祭之天子祭天是也所取財者故親而祭之一切親地而具祭社是也地既爲民所親故與庶民祭之以教民美報故也卿大夫之家主祭士神于中霤天子諸侯之國主祭士神于社以土神生財以養官與民故皆祭于神示其生養之本也社稷之義先儒所解不同鄭康成之說以社爲五土總神稷爲原隰之神句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鄭必以爲此說者案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所以神地之道又禮運云命降于社之謂殷地又王制云祭天地社稷爲越縛而行事據此諸文故知社卽地神稷是社之細別別名曰稷稷乃原隰所生故以稷爲原隰之神若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皆入鬼也非地神故聖證論王肅鄭云禮運云祀帝于郊所以定天位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社若是地應云定地位而言列地利故知社非地也爲鄭學者通之云以天神至尊而簡質事之故牛角繭栗而用特性服著大裘天地至尊天子至貴天子社稷是地之別體有功于人報其載養之功故用大牢貶降于天故角尺也祭用繭冕取其陰類庶人蒙其社功故亦祭之非是方澤神州之地也肅又難

鄭云召誥用牲于郊牛二明后稷配天故知二牲也又云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朝知唯祭句龍更無配祭之人爲鄭學者通之云是后稷與天尊卑既別不敢同天性句龍是上公之神社是地祇之別尊卑不甚懸絕故云配同性也肅又難鄭云后稷即天孝經有祀天明文后稷不稱人也祭法及昭二十九年傳云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不云祀以配神明卽句龍也爲鄭學者通之云后稷非能與天同功惟尊相配之故云不得稱天句龍與叶同功故得云祀以爲社而得稱社也肅又難云春秋云伐鼓于社責上公不云責地祇明社是上公也又月令命民社鄭注云社后土也孝經注云后稷土也句龍爲后土鄭注云后土者謂土神也非謂句龍也故中庸云郊社之禮注云社祭地神又故人云以鼙鼓鼓社祭注云社祭祭地句龍也是社爲地祇也異義今孝經說曰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偏敬故封地之道謂社神皆言上公失之矣今人亦謂雷曰雷公天曰天公豈上公也異義稷今孝經說稷者五穀之長穀衆多不可偏敬故立稷而祭之古左氏說烈山氏謂社神謂社公故知社是土公非地祇元駢之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者神五土以爲社古左氏說其工爲后土后土爲社許君謹案亦曰春秋稱公社今人地之子曰社死祀以爲稷稷是田正門業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許君謹案禮緣生及死故社稷人事之既祭稷穀不得但以稷米祭稷反自食向左氏義鄭駢之云樂于五地無原隰而有土祇則土祇與原隰同用樂也又引詩信彼南山云酌酌宗伯以血祭稷五祀五穀而稷之神若是句龍柱棄不得先五穀而食又引司徒五土名又引大司樂五變而致介物及土元土元五土之總神卽謂社也六樂原隰下之黍稷或云原隰生百穀黍爲之長然則稷者原隰之神若達此義不得以稷米祭稷爲難

通典說曰王者諸侯所以立社稷者爲萬人求福報

功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生不可偏敬故立社稷而祭焉自經籍灰燼互執不同鄭元注社稷者土穀之神句龍后稷以配食也案所據郊特牲云社者神地主陰氣君南嚮於北牖下答陰之義又云社者神地之道又周禮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樂用靈鼓大喪三年不祭唯天地社稷越紳而行事王肅云句龍周棄並爲五官故祀爲社稷案所據左氏傳云句龍爲后土祀以爲社故曰伐鼓於社責上公也今俗猶言社公上公之義耳又牲用太牢與地不同若稷是穀神祭之用稷反自食乎崔靈恩云二家之說雖各有通途但昔來所習謂鄭爲長故依鄭義試評曰案崔靈恩以鄭爲長當矣何者案公者尊稱以人尊社故曰社公王肅以俗言社公及以社爲上公者俗言

天公雷公豈上公乎又日蝕伐鼓于社責陰助陽之義也夫陽爲君陰爲臣日蝕者陰蝕陽也君弱臣强是以伐鼓于社云責上公耳若句龍周棄爲社則不得先五嶽而埋血也以人鬼雖用血而不埋復云以無配食字是正神者周人禘嚮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亦無配食之說豈得不謂郊天者乎且人鬼之道不用靈鼓不得越紳而祭也稷者土有生長之功立其神因以稷名之鄭據孝經說曰社者土地之神稷者能生五穀之神孝經援神契云稷乃原隰之中能生五穀之神今案本無正神人感其功欲美報之因以稷名所以稷名神者五穀之長故也

楊氏復曰王鄭之學互有得失若鄭云句龍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后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則鄭

說爲長

惠田案兩家互有得失鄭得者句龍配社后稷配稷一也地稱后土句龍稱后土名同而實異二也駁社是上公駁句龍棄先五嶽而食三也其失者社卽地元一也稷爲原隰之神二也稷是社之細別三也王得者社非祭地一也定地位一難牲牢裘冕二難二也駁鄭自相違反三也其失者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一也無配食明文不得稱配二也稷米祭稷反自食三也朱子註孟子云社土神稷穀神最爲明白簡當云土神則隨土之大小皆得祭之若云地元則惟天子乃得祭而非社之謂矣

禮運命降于社之謂散地

周禮上會之法有五地之物生疏命者政令之命降于社謂從社而來以降民也社卽地也指其神謂之社指其形謂

社稷之次故有國者以社爲主而有家者則中雷而已

周禮法社以下教令故云散地周禮大司徒五地則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地

法地亦養物不一也

王氏安石曰命者命祀之謂也出命而降于社天子有社諸侯亦可以有社謂

之殷地諸侯可以祭社而不可以祭天故也散者雜而分也天子大社兼土五

色使諸侯立社各以其方色之土授之殷地之謂也

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

云列地利

劉氏舜曰祀社于國也生物享

其報而民不敢慢于其神矣

方氏慈曰天則遠人而尊故祭帝于郊地則近人而親故祀社于國郊謂郊之

南南者陽之盛故曰所以定天位國謂國之左右者陰之盛故曰所以列地利

定天位則天下達于尊卑之禮矣列地利則天下達于施報之禮矣且位以祭

之所言也利以祭之物言也位欲其一故言定物欲其陳故言列天神曰祀地

示曰祭而此于天曰祭者郊所以明天道

故也于地曰祀首社所以神地道故也

馬氏晞孟曰天遠于人則尊而不親地近于人則親而不尊故在天則明之欲民尊而親之也在地則神之欲民親而尊之也萬物本乎天而亦本乎土故家以中雷爲主國以社爲主者示其不敢忘本之意也

周氏諝曰周官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中雷五祀之一而

社稷之次故有國者以社爲主而有家者則中雷而已

政令之命降于社謂從社而來以降民也社卽地也指其神謂之社指其形謂

之地法社以下教令故云散地周禮大司徒五地則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地

法地亦養物不一也

王氏安石曰命者命祀之謂也出命而降于社天子有社諸侯亦可以有社謂

之殷地諸侯可以祭社而不可以祭天故也散者雜而分也天子大社兼土五

色使諸侯立社各以其方色之土授之殷地之謂也

禮行于社而百貨可極焉

疏祀社盡禮則五穀豐稔金玉露形盡爲國家之用故云可極

禮器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

荀子社祭社稷祭稷

白虎通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偏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尚書曰乃社于新邑孝經曰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益諸侯之孝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爲長也不謂之土何封土爲社故變名謂之社利于衆土也爲社立祀始謂之稷語不自變有內外或曰至稷不以稷爲社故不變其名事自可知也

後漢蔡邕陳留索昏庫上里社碑社祀之建尚矣在

昔聖帝有五行之官而共工子句龍爲后土及其沒也遂爲社祀故曰社者土地之主也周禮建爲社位左宗廟右社稷戎醜攸行于是受賑土膏恆動于是祈農又頒之于兆民春秋之中命之供祠故自有國至黎庶莫不祀焉

附諸家論社神稷神

仲長統社祭土神答

自漢諸儒論句龍即是社主

或云是配其議甚衆後荀或問仲長統以社所祭者何神也統答所祭者土神也侍中鄧義以爲不然而難之或令統答焉統答義曰前見逮及敢不敬對退熟惟省郊社之祭國之大事誠非學淺思薄者所宜興論重復亦以鄧君難事有先漸議則旣行可謂辭而不可得因而不可得已者也屯有經綸之義略有

異同之辭歸于建國立家通志斷類也意則欲廣其微以宗實備其論以求真先難而後易出異而歸同乎難曰社祭土主陰氣正所謂句龍土行之官爲社則主陰明矣不與記說有違錯也答曰今記之言社輒與郊連體有本末辭有上下謂之不錯不可得禮運曰政必本于天殽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殽地參于天地竝于鬼神又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郊特牲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親地家主中霤國主社示本也相此之類元尚不道配食者也主以爲句龍無乃失歟難曰信如此所言土尊故以爲首在于上宗伯之體所當列上下之序上句當言天神地祇人鬼何反先人而後地上文

如此至下何以獨不可而云社非句龍當爲地哉答曰此形成著體數自上來之次言之耳豈足據使從人鬼之例邪三科之祭各指其體今獨擿出社稷以爲但句龍有烈山氏之子恐非其本意也案記言社土而云何得之爲句龍則傳雖言祀句龍爲社亦何嫌反獨不可謂之配食乎祭法曰周人禘嚳郊稷祖文王宗武王皆以爲配食者若復何須謂之不祭天乎備讀傳者則眞土獨據記者則疑句龍未若交錯參伍致其義以相成之爲善也難曰再特于郊牛者后稷配故也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所以用二牲者立社位祝句龍緣人事之也如此非祀地明矣以宮室新成故立社耳又曰軍行載社者當行賞罰明不自專故告祖而行賞造社而行戮二主明皆人鬼

人鬼故以告之必若所云當言載地主于齋車又當  
言用命賞于天不用命戮于地非其謂也所以有死  
社稷之義者凡賜命受國造建宮室無不立社是奉  
言所受立不可棄捐苟免而去當死之也易句龍爲  
其社傳有見文今欲易神之相令記附食宜明其徵  
祀國大事不可不重據經依傳庶無咎悔答曰郊特  
牲者天至尊無物以稱專誠而社稷太牢者土于天  
爲卑緣人事以牢祭也社禮今亡并特之義亦未可  
得明也昭告之文皆于天地何獨人鬼此言則未敢  
取者也郊社之次天地之序也今使句龍載冒其名  
耦文于天以度言之不可謂安矣士者人所依以固  
而最近者也故立以爲守祀居則事之時軍則告之  
以行戮自順義也何爲當平于社不言用命賞于天

平帝王兩儀之參宇中之莫尊者也而盛一官之臣  
以爲土之貴神置之宗廟之上接之郊禘之次俾守  
之者有死無失何聖人制法之參差用禮之偏頗其  
列在先王人臣之位其于四官爵侔班同比之司徒  
于數居二縱復令王者不同禮儀相變或有尊之則  
不過當若五卿之與冢宰此坐之上下行之先後耳  
不得同祖與社言俱坐處尊位也周禮爲禮之經而  
禮記爲禮之傳案經傳求索見文在于此矣鈞之兩  
者未知孰是去本神而不祭與貶句龍爲土配比其  
輕重何謂爲甚經有條例紀有明義先儒未能正不  
可稱是鈞校典籍論本考始矯前易故不從常說不  
可謂非孟軻曰子豈好辨哉乃不得已也鄭司農之  
言正此之謂也

邱光庭兼明書

社始或問社之始答曰始于上古

穴居之時也故禮記云家主中霤而國主社者古人掘地而居開中取明雨水霤入謂之中霤言土神所在皆得祭之在家爲中霤在國爲社也由此而論社之所始其來尙矣

稷始或問稷之始答曰始有粒食之時也故祭法曰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厲山氏

神農之號則神農之時有稷矣

社神先儒以社祭

五土之神五土者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邱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明日社者所在土地之名也凡土之所在人皆賴之故祭之也若惟祭斯五者則都邑之土人不賴之乎且邑外之土分爲五事之外無餘地也何必歷舉其名乎以此推之知社神所在土地

之名也或問曰五土之名出自周禮非乎答曰案周禮地官唯云辨五土之名物不云五土爲社也又問曰社既土神而夏至祭皇地祇于方丘又何神也答曰方丘之祭祭大地之神社之所祭邦國鄉原之土神也

社名或問曰社既土神不言祇而云社者何

也答曰社以神地之道蓋以土地人所踐履而無崇敬之心合其字從元其音爲社皆所以神明之也

稷神先儒皆以稷祭百穀之神鄭康成以稷原隰之神明曰鄭義非也且原隰亦土也社既祭土何故更分原隰而別祭之乎又稷之名義不與原隰相伴縱令鄭義有徵亦是不分眞僞諸儒所識可謂不一

稷名或問曰稷既百穀之神不言穀而云稷者何也答曰稷屬土而爲諸穀之長故月令謂之首種首種

者種最在前也諸穀不可偏舉故舉其長而爲言之以等之也若直以穀言之則爲人所亵慢也

朱子語類堯卿問社稷神曰說得不同或云稷是山林原隰之神或云穀神看來穀神較是社是土神又

問社如何有神曰能生物便是神也

邱氏濬曰社以祀土神稷以祀穀神而配以人尚矣祭法謂祀后土以爲社而春秋傳則謂句龍爲后土蓋后土掌水土之官句龍嘗居是官一以入名一以官名也鄭元謂句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非謂卽祀之以爲社爲稷也

惠田案社神穀神鄭王兩家之辨詳矣鄧義

仲長統之論難不喻其指比而觀之自以仲說爲長而最後一答則尤爲鄭學者所未到然以爲五土之神原隰之神則猶泥而不圓正不如邱氏所云社爲土地所在之名稷爲百穀之神其義正大而的當也蓋人非土不

立非穀不養古之人享其功者必祭之報其功也天子有天下而始尊天下有百穀而民育故天子之社天下之社也所以報其萬邦作父蒸民粒食之功也諸侯分土而始有國有土有財有民故諸侯之社一國之社也所以守其胙土保其宗廟而和其民人也若一州之社大夫以下之社則由大而漸小由廣而漸狹矣大如天下次如一國猶可云五土也若一鄉一里何山林川澤原隰邱陵墳衍之有則主人鬼者固非而謂爲五土之元者亦未是矣至以稷爲原隰之神則不惟與五土中原隰重複而失五穀養人之義自當以朱子生物之論爲穩

右社稷名義

禮記祭法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伯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注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或氏無錄而王謂之伯在太昊炎帝之間疏其子曰農能殖百穀者農謂厲山氏後世子孫名柱能殖百穀故國語云神農之名柱作農官因名農是也夏之衰也周棄繼之者以夏末湯遭大旱七年欲變置社稷故廢農祀棄以配稷之神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者是共工後世之孫爲后土之官后君也爲君而掌土能治九州五十之神故祀以爲配社之神

葉氏夢得曰自夏以上蓋世以烈山氏主稷句龍氏主社而易稷以代烈山氏者自殷以來爲之也故祀后稷爲稷祀句龍氏爲社至于今守之吾讀禮至此然後知逸書作夏社之意書序云湯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意者湯旣黜夏殷人有歸罪于社稷之不能保其國而易之者后稷之功在天下而人所共知故以代柱無嫌而句龍氏未有昭然如稷可代者則不可以苟易所以遷烈山氏而不遷句龍氏歟

春秋昭公二十九年左氏傳蔡墨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注共工在太昊後神農前以水名官者其子句龍能平水土故死而見祀疏言共工有子謂後世子耳不知句龍之爲后土在于何代后土爲社疏句龍既爲后土又亦配社故言后土爲社也

稷田正也

注享播殖也農是故稷爲大官然則百穀稷其長遂以稷名爲農官之長正長也

稷是田官之長

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

注烈山氏神農世諸侯皆云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能殖百穀

故祀以爲稷言有天下則是天子矣杜注不得爲諸侯也賈逵鄭元皆云烈山炎帝之號杜言神農世諸侯者案帝王世紀神農不祀烈山然則烈山爲諸侯後爲天子猶帝堯初爲唐侯然此與魯語皆云其子曰柱祭法云其子曰農者劉炫云蓋社是名其官曰農猶呼周棄爲稷

自夏以上祀之

注祀柱也

周棄亦爲稷

注棄周之始祖能殖百穀湯旣勝夏廢柱而以棄代之疏棄爲周之始祖能殖百穀經傳備有其事以其後世有天下號

自商以來祀之

左傳士正曰后土杜述土爲羣物主故稱后也其祀句龍焉在家則祀中雷在野則爲社疏后君也羣物皆土所載故土爲羣物之主以君言之故云后土也賈逵云句龍祀于戶祝融祀于竈蓐收祀于門元冥祀于井后土祀于中雷今杜云在家則祀中雷是同賈說也家謂宮室之內對野爲文故稱家非卿大夫之家也言在野者對家爲文雖在庫門之內尚無宮室故稱野且卿大夫以下社在野田故周禮大司徒云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鄭元云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田主田神后土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所宜木謂若松柏

栗也是在野則祭爲社也此野田之社民所共祭卽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是也劉炫云天子以下俱荷地德皆當祭地但名位有高下祭之有等級天子祭地祭大地之神也諸侯不得祭地使之祭社也家又不得祭社使祭中雷也雷亦地神所祭小故變其名賈逵以句龍祀于戶云云言雖天子之祭五神亦如此耳杜以別祭五行神以五官配之非祀此五神于門戶井竈中雷也門戶井竈直祭門戶等神不祭句龍等也惟有祭后土者亦是土神故特辨之云在家則祀中雷在野則爲社言彼與中雷亦是土神但祭有大小郊特牲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取材于地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雷而國主社示本也是在家則祀中雷也

太司徒以下同此禮也

家語五帝孔子曰古之平治水土及播植百穀者衆矣唯句龍氏兼食于社而棄爲稷神易代奉之無敢易者明不可與等也

漢書郊祀志自共工氏伯九州其子曰句龍能平水土死爲社祠有烈山氏王天下其子曰柱能植百穀死爲稷祠湯放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迺遷烈山子柱而以周棄代爲稷祀

應劭曰遭大旱七年明德以薦而旱不止故遷社以棄代爲稷欲遷句龍德莫

能繼故作夏社說不可遷之義也

通鑑前篇成湯二十有四祀祀棄爲稷尚書序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孔傳湯承堯舜禪代之後斬德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疏湯于初時社稷俱欲改之周棄功多于杜即令廢杜祀棄而上世治水土之臣功無及句龍者故不可遷而止孟子曰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木溢則變置社稷鄭元因此乃云湯伐桀之時大旱既置其禮祀明德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更置社稷乃謂湯卽位之後七年大旱方始變之若實七年乃變何嘗繫之僭夏勝夏猶尚不可況在湯誓前乎且禮記云夏之衰也周棄繼之商興七年乃變安得以夏衰爲言也若商革夏命猶七年祀杜左傳亦不得斷爲自夏以上祀柱自商以來祀棄也由此而言孔稱改正朔而變置社稷所言得其旨也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三左傳說社祭句龍稷祭柱棄惟祭人神而已孝經說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句龍杜棄是配食者也孔無明說而此經云遷社孔傳云無及句龍卽同賈逵馬融等說以社爲句龍也

邱光庭兼明書

社配春秋昭二十九年左傳曰共

工氏之子句龍爲后土爲社是句龍生而后土之官死故以之配祭于社今之祭配社以后土配坐卽句龍也 稷配明曰有能播百穀者謂之曰正正長也謂爲農之長死後以配祭于稷謂之后稷后君也謂

爲穀之君傳曰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祭稷配以后稷者周棄也

蕙田案句龍配社柱棄配稷當以左傳祭法爲正王肅卽以人神爲社稷者誤也

右社稷配神

禮記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

注羣衆也疏羣姓謂百官以下及兆民言羣姓者包百姓也大社在庫門內之右故小宗伯云右社稷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者其王社所在書傳無文或曰與大

社同處王社在大社之西崔氏云王社在藉田王自所祭以其粢盛今從其說故詩頌云春藉田而祈社稷是也

張子曰大社王爲羣姓所立必在國外也民各有社不害爲大社王自爲立社必在城內在漢猶有大社在唐只見一社又曰天子立大社爲羣姓不但爲城中之民爲天下也諸侯國社則是一國也郊者郊天之位社者祭地之位郊外無天神之祀社外無地祇之祀澤中方丘亦社也故凡言社者卽地元之地祭如大社王社又分而言之大社祭天下之地元王社祭京師之地元五祀祭宮中之地元

蕙田案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張子謂大社

爲羣姓所立必在國外恐非蓋左祖右社天子諸侯同之也王社疏謂與大社同處崔氏謂在藉田張子謂必在城內則猶注疏之說也至謂社卽是祭地社外無地祇之祭則惑矣詳見祭地門

陳氏禮書先儒謂王社或建於大社之西或建於藉田然國語王藉則司空除壇農正陳藉禮而歷代所祭先農而已不聞祭社也故詩曰春藉田而祈社稷非謂社稷建於藉田也  
又曰西漢及魏有官社無官稷晉之時有帝社無帝稷類皆二社一稷議者紛然或欲合二社以爲一或欲異二社之所向是雖違經悖禮然亦二社同設於國中未聞藉田有之也

蕙田案注疏引崔氏說謂王社在藉田禮書辨之甚力夫大社爲民而立尙在國中王自爲立社似不宜在國外陳氏說恐是疏謂與大社同處理或有之然不可考矣

郊特牲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

社工爲羣姓所立

疏風雨至則萬物生霜露降則萬物成故不爲屋以受霜露風雨是天地氣達也

蔡邕獨斷天子之宗社曰太社天子所爲羣姓立社也天子之社曰王社一曰帝社古者有命將行師必于此社授以政尚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右天子社稷

禮記王制諸侯祭社稷

禮運同

馬氏晞孟曰社稷者土穀之神也諸侯者爲天子守土也故祭社稷在上者可以兼下故天子祭天地社稷五祀在下者不可以兼上故諸侯祭社稷

祭法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

曲禮問國君之年長則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則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

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

注臣殷勤之言

國君死社稷

稷

呂氏大臨曰以社稷爲言指其所本也先王之建國必爲之置社稷使其君守之爲土地人民之主此有國者所以以社稷爲言也

方氏憲曰諸侯爲守土之臣故死于社稷謂之義義之爲言宜也

孟子諸侯不仁不保社稷

孝經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

蔡邕獨斷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之社曰侯

社

白虎通王者諸侯俱兩社何俱有土之君禮記三正

曰王者二社大社爲天下報功王社爲京師報功大  
社尊于王社土地久故而報之

陳氏禮書諸侯有侯社國社亡國社與天子同其祭  
用少牢與天子異先儒謂天子社廣五丈諸侯半之  
天子社五色冒以黃而諸侯受土各以其方之色亦  
冒以黃其言雖不經見然五土數黃土色則天子社  
廣五丈冒以黃信矣諸侯之禮常半天子天子六軍  
諸侯三軍天子六卿諸侯三卿天子六宮諸侯三宮  
天子辟雍諸侯泮宮天子之馬十二閑諸侯之馬六  
閑則社半五丈信矣禹貢徐州貢土五色以爲社則  
大社五色諸侯受土各以其方之色信矣

附辨諸家社不置稷

陳氏禮書王社侯社國中之土元而已無預農事故不置稷大社國社則農之  
祈報在焉故皆有稷西漢及魏有官社無官稷類皆二社一稷王與諸侯

史氏浩曰王社侯社皆不置稷者王與諸侯以寶士  
地爲任也大社國社有稷侑之者民以食爲天也  
鄭氏锷曰王自爲立社是爲土元而稷無預  
與封人所設之社遺謂地茲所以不立稷也

周禮小司徒賈疏諸侯有三社三稷謂國社侯社勝

國之社皆有稷配之

州長疏同

馬氏晞孟曰古人之言社必有稷祭法言天子諸侯  
立社而不言稷言社可以兼稷也

書召誥孔疏經有社無稷稷是社類知其同告之告  
立社稷之位其祭用太牢故牛羊豕各一也句龍能  
平水土祀之以爲社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爲稷左傳  
魯語祭法皆有此文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氏說  
社稷唯祭句龍后稷人神而已是孔之所用孝經說  
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句龍后稷配食者是鄭之所從

而武成篇云告於皇天后土孔以后土爲地言后土社也者以泰誓云類於上帝宜於冢土故以后土爲社也小劉云后土與皇天相對以后土爲地若然左傳云句龍爲后土豈句龍爲地乎社亦名后土地名后土名同而義異也社稷共牢經無明說郊特牲云社稷太牢二神共言太牢故傳言社稷共牢也此經上句言於郊疏不言於社此言社於新邑上句不言郊於新邑上句言用牲此言牛羊豕不言用告天不言告地告社不言告稷皆互相当足從省文也

通志天子三社諸侯三社大夫以下一社立名雖異其神則同皆以句龍配之稷周棄配之

蕙田案據注疏王社侯社在藉田詩周頌載芟序曰春藉田而所社稷也是王社侯社亦

皆有稷也

又案王與諸侯皆立兩社先儒謂大社國社爲公王社侯社爲私夫社以祭土天下之土皆天子之土也一國之土皆諸侯之土也又何公私之有竊謂大社天子爲羣姓所立卽所謂五色之土用以分封諸侯與天下共之者乎王自立社則畿內之土神王所自主而與畿內公卿大夫士共之者乎諸侯國社卽分封茅土之社與國同爲存亡百姓之所繫屬者乎自立之社則國邑之土神所謂旱乾水溢可以變置者乎春祈秋報則兩社皆可並行如此雖略有分別而皆屬於公於義爲合觀大夫以下成羣立社無有一家自立一

五經通義卷四

社者亦可證也

右諸侯社稷

周禮春官喪祝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

注勝國邑所誅討者社稷者若毫社是矣存之者重神也蓋據其上而棲其下爲北牖疏以祭祀禱祠者祭祀謂春秋正祭禱祠謂國有故祈請求福曰禱得福報賽曰祠云勝國邑所誅討者據武王伐紂取其社稷而事之故云若毫社是也據其地則曰毫據彼國喪亡卽爲亡國之社稷此主勝之卽爲勝國之社稷是以郊特牲云喪國之社春秋謂之毫社也君自無道被誅社稷無罪故存之是重神也公羊曰掩其上卽屋之也棲其下者非直不受天陽亦不通地陰

劉氏彝曰周勝于商取其社以祭之故曰勝焉兌上以絕天之陽也棲下以絕地之生也北其牖而祭之爲其國亡也故使喪祝其祀事陳氏傳良曰鄭謂存之重神也存先代之後忌子卯之日陳垂和之器古人如此皆有深意如詩云有客白馬助祭于廟皆是此意若曰商之賢聖六七作豈謂其處此哉皆敬戒修省之意作夏社與此意同

秋官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戶

注以刑官爲戶略之也周謂亡殷之社爲毫社

疏案毫鷺詩宗廟社稷七祀皆稱公戶不使刑官今祭勝國之社稷士師爲戶故鄭云用刑官爲戶略之也云周謂亡殷之社爲毫社者據周勝殷謂之勝據殷亡卽云亡國卽郊特牲云喪國之社屋之是也據地而言卽言毫社春秋毫社灾是也

鄭氏鍔曰勝國國爲吾所勝也則無主後矣然實我用兵以勝之如周之勝商不廢毫社以湯之故不絕祀是以祭之

易氏祓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又曰大了人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毫社北牖使陰明也言毫社則勝國之社也毫社以陰爲主而刑乃陰之類媒氏以男女之陰訟而聽于勝國之社類也此祭勝國之社而州官爲之戶亦類也劉氏彝曰毫鷺之詩宗廟社稷七祀皆有戶未聞用刑官爲之勝國之社稷其祭五土之神與先稷與夫興王之社稷無以異矣必屋其壇用士師爲之戶祭其社稷而感其亡國之妖邪耳

蕙田案古者凡祭外神亦皆有戶此其明文

地官媒氏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

注陰訟爭中再之事以端法者

勝國亡國也亡國之社奄其上而棲其下使無所通就之以聽陰訟之情明不當宣露其罪疏云勝國亡國也者此社有四名若此往勝得彼國將社來謂之勝國卽此文是也若據彼國喪亡則謂之亡國之社引公羊傳者是也又名喪國之社郊特牲云喪國之社必屋之是也據其地則曰毫社則左傳云毫社灾是也故云勝國亡國也故鄭引公羊傳云勝國亡國也云亡國之社者公羊傳文云奄其上者卽郊特牲屋之不受天陽者是也云棲其下者謂于下者柴以棲之使不通陰故也故云使無所通也云就之以聽陰訟之情明不當宣露者以其勝國社上不通是不宣露中華之言亦不宣露故就而聽之也若然案詩召伯聽男女之訟于甘棠之下不在勝國社者彼謂周公未制禮前此據制禮之後故不同

禮記郊特牲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

注屋之北牖絕其陽通其陰而已薄毫殷之社殷始都薄疏喪國禮社者謂周立殷社以爲戒天是生法無生義故屋隔之塞其三面惟開

北牖示絕陽而通

陰陰明則物死也

逆取順守而有斂德故革命勿制卦正易

服變置社稷作夏社言夏社不可遷之義

孔傳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應人

尚書序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

杜注毫社殷社諸侯

春秋襄三十年左氏傳鳥鳴于毫社如曰嘻嘻

定公六年左氏傳陽虎盟國人于毫社

哀公四年六月辛丑毫社灾

杜注毫社殷社諸侯

有之所以戒亡國

范氏甯曰殷都于毫武王克紂而班列其社于諸侯以爲

亡國之戒劉向曰次毫社戒人君縱恣不能倣戒之象

社者毫之社也毫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

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

范注毫卽殷也殷都于毫故因謂之毫社立毫之社于廟之外以爲

屏蔽取其不得通天人君瞻之而致戒心必爲之作屋不使上通天也緣有屋

故言戒楊疏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彼謂天子諸侯之正社稷霜露者周禮又云決陰事于毫社明不與正同處明一

在西一在東故左氏曰閭于兩社爲公室輔是也

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灾何亡國之社益掩之掩其上而柴其下蒲社灾何以書記灾也

公羊傳蒲社灾

穀梁傳毫

古國之名天子滅之以封伯爵取其社以戒諸侯旣事上令灾之者若曰王教絕云爾左氏穀梁以爲毫社者殷社也武王滅殷遂取其社賜諸侯以爲有國之戒然則傳說不同不可爲難案公穀梁經傳皆作毫字范氏曰殷都于毫武王克紂而班列其社于諸侯以爲亡國之戒

而賈氏云公羊傳曰蒲社也者蓋所見異

哀公七年左氏傳以邾子益來獻于毫社

何注掩柴之者絕不得使通天地四方以爲有國之戒戒社者先王所以戒示教戒諸侯使事上也是後宋事強吳齊晉前驅膝薛依轂魯孺穆乘故天去戒社若曰于教絕誠云爾疏蒲社者先世之亡國在魯竟者公羊解以爲蒲者

古國之名天子滅之以封伯爵取其社以戒諸侯旣事上令灾之者若曰王教絕云爾左氏穀梁以爲毫社者殷社也武王滅殷遂取其社賜諸侯以爲有國之戒然則傳說不同不可爲難案公穀梁經傳皆作毫字范氏曰殷都于毫武王克紂而班列其社于諸侯以爲亡國之戒

而賈氏云公羊傳曰蒲社也者蓋所見異

哀公七年左氏傳以邾子益來獻于毫社

百虎通王者諸侯必有誠社者何示有存亡也明爲善者得之爲惡者失之故春秋公羊傳曰亡國王社掩其上柴其下郊特牲曰喪國之社屋之自言與天地絕也在門東明白下之無事處也或曰皆當置明誠當近君置宗廟之牆南禮曰亡國之社稷必以爲宗廟之屏示賤之也

漢書五行志毫社灾董仲舒劉向以爲亡國之社所以爲誠也

韓詩外傳亡國之社以戒諸侯人之戒在于桃殳  
陳氏禮書孔子謂哀公曰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之  
四郊亡國之墟必有數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將焉不  
至然則公子諸侯必有勝國之社其意亦若此也記  
言天子大社繼之以亡國之社屋之天子之毫社也  
春秋書毫社灾魯之毫社也左傳曰鳥鳴毫社宋之  
毫社也社必有稷少司寇祭勝國之社稷則爲戶是  
也位必在左春秋傳所謂間于兩社是也掩上棧下  
不受天陽設于北牖使陰明焉以其不能生成萬物  
而趨于幽也男女之訟於此聽者以其當隱蔽而不  
敢褻也祭之而刑官爲尸者以其滅亡刑之類也宗  
廟之制天子外屏諸侯內屏不容以亡國之社爲之  
穀梁以亡國之社爲廟屏此不可考孔穎達曰亡國  
之社或在廟或在庫門內之東是穎達亦疑穀梁之  
說

蕙田案穀梁立毫社於廟之外以爲屏蔽非  
如內屏外屏之屏也特因其蔽于外而取屏  
蔽之意以爲喻耳禮書似泥

右勝國社稷

五禮通考卷第四十一

